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2nB276

不會禪師語錄

清 法通說

性靈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開堂疏
  - 目次
  - 住潼川州射洪縣金鼇山清果禪院
  - 住順慶府南充縣碧山禪院
  - 住蓬溪縣普庵寺語錄
  - 小參
  - 法語
  - 示眾開示
  - 問答機緣
  - 勘辨機緣
  - 頌古
  - 行實
  - 佛祖讚
    - 釋迦佛
    - 接引佛
    - 彌勒佛
    - 觀音
    - 墨像觀音
    - 普賢
    - 達磨
    - 六祖
    - 馬祖
    - 密雲師翁
    - 本師破山和尚
    - 丈雪和尚
    - 六岫和尚
    - 九念和尚
    - 凝真和尚
    - 寂光和尚
    - 萬竹和尚
  - 自贊
    - 千葉雲請像贊

        - 靈耀慧首座請
        - 又象埜意知客請
        - 又慈昆玉請
        - 又徹參維那請
    - 參學吟
        - 十二時歌
        - 四威儀
    - 分燈
        - 付靈耀淨慧
        - 付鼎足性靈
        - 付象埜淨意
        - 付徹參通奎
        - 付自惺慶法
        - 付千葉慶雲
        - 付歸一圓澄
        - 付慈裔法衍
        - 付慈昆法玉
        - 贊慈容老宿
    - 指禪說
    - 和牧牛頌
        - 入山尋牛
        - 初未見跡
        - 摩挲捉獲
        - 得牛調治
        - 牧牛馴伏
        - 騎牛歸家
        - 忘牛存人
        - 人牛俱忘
        - 返本還源
        - 入廛垂手
        - 三毒頌
    - 雜偈
        - 總戎聖業陳公呈法衣
        - 辭射蓬兩郡紳衿檀越
        - 示戒子悟徹
        - 示靜一戒徒
        - 示慧惺戒徒
        - 示圓善戒徒

- 示續祖戒徒
- 春日示徒孫偈道忱道愷道恆
- 師七十自勉
- 任正宗祈嗣菊月生子寄名圓麒圓麟圓澤
- 蓬溪文學楊大來送子寄名圓祥
- 示徒圓通證一
- 為千葉吾徒拈二偈
- 山居
- 為吾徒圓泰
- 示真慧戒徒
- 示慈參戒徒
- 示慈昆戒徒
- 示志一戒徒
- 示不愚戒徒
- 示蓮明戒徒
- 示道忱
- 示道愷
- 示道恆
- 示圓聰
- 總示
- 為常光脫白
- 弔慧曇法姪
- 訪天台法兄凝和尚
- 筧水
- 為幻融法姪
- 自如大德壽
- 為象埜吾徒建法堂
- 為圓宗常松脫白
- 為常生寄名
- 護法殿
- 為智波禪人示二偈
- 示通鑒沙彌
- 示如善行者懺罪
- 示圓澄號歸一
- 示常見行者
- 示圓相
- 弔湛虛禪人
- 為圓海脫白

- 毛相公脫白(諱)飛鵬
- 贊本源法兄和尚
- 贊大鑑老宿
- 寄住山行者洞徹
- 和凝法兄韻
- 示圓星小沙彌二偈
- 病中有感
- 避兵感懷
- 七九作
- 因事有感
- 寄大鑑老宿
- 師六十四偈
- 佛成道日
- 為幼姪重陽
- 生員任璽送子寄名圓胤
- 為三書陳文學分燈
- 為波轉法姪
- 為端倪法姪
- 為可愍法侄
- 弔象埜門人
- 為天猊法姪
- 為三鳳送子寄名圓星圓常圓明
- 坐禪偈
- 贈湛虛老宿
- 贈越中剞劂居士
- 瞰海示漢章禪者
- 聖節拈香
- 臘八拈香
- 為不二禪契
- 為淨念禪人行腳
- 辭本師
- 登赤城飛雲樓示葦航禪者
- 登飛雲樓示常松行者
- 為湛白監司
- 為見空監院
- 贈君貺羅春元
- 圓宗寄名
- 乘六何文學送子寄名

- 送含章弟秋闈
- 壽澤寰劉文學
- 秋日懷風竇兄
- 秋日懷(智白無盡)二禪兄
- 初度示清湛侍者
- 挂板
- 示眾新戒
- 為普庵燦微大師
- 為文孩何居士
- 為堂兄楊茂高持經
- 為維純楊居士
- 示歸一禪人
- 為憨石禪人
- 因事偶占
- 示莊嚴僧
- 斫神樹示瑞還王居士
- 為退齋楊文學
- 除夕挂真示光祐行者
- 示雪曉禪人
- 示雪朗禪人
- 示王居士
- 示射邑眾居士
- 示涅槃堂僧
- 居山有感
- 登招寶山示隱岫禪者
- 頌臨濟四喝示月春禪人
- 過潼關示眾居士
- 和羅春元韻
- 登棲樂山示通圓禪者
- 登黃鶴樓示道法禪者
- 過西橋示天輪禪者
- 下棋羅漢示隱修禪者
- 寄友
- 入院
- 登天童太白峰示自聞禪者
- 示李門信女
- 示得成沙彌
- 示通友行者

- 登南京舍利寶塔示道性禪者
- 為靈耀首座
- 登金山第一泉示一幻侍者
- 為象埜禪人
- 遊西湖示一默禪者
- 為徹參維那
- 為鼎足知客
- 為若石書記
- 為自惺禪人
- 為映梅禪人
- 為我心禪人
- 為月春侍者
- 示果定禪者
- 為雪嶺監院
- 為雪映侍者
- 示發登袁居士
- 示發輪袁居士
- 示孔昭陳居士
- 示發洪張善信
- 為法門老宿
- 值大劫有感
- 為明我禪人
- 為問我禪人
- 法派
- 山居
- 巫山十二峰名曰望霞翠屏朝霞松巒集仙聚鶴淨壇起雲上昇飛鳳登龍聖泉總聯二偈
- 絕句題十二峰
- 秋夜鴈度
- 返照
- 四季
- 船居
- 行夜船
- 芸窗獨坐
- 為伯兄寂和尚方丈落成
- 春遊
- 自慰
- 哭本師

    - 哭壽山法兄
  - 佛事
    - 為自如靜主除靈封塔
    - 為見空監院封塔
    - 為壽山法兄起龕
    - 為玄樞法姪起龕
    - 入塔
    - 為雪嶺行者入塔
    - 為亡兄茂高起棺
    - 為陸夫人起棺
    - 為陸夫人舉火
    - 為靜一起龕
    - 為金色侍者舉龕
    - 示涅槃堂病僧二偈
    - 為燦微禪人安慰
    - 豫留辭偈為伯兄寂光和尚
    - 為胞弟完白和尚
    - 為含章堂弟
    - 自題豫辭三偈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清果禪院開堂疏

伏以深鼓震空林，出迷塗於不夜；慈航通彼岸，開壽域以無疆。至道待人而能弘，萬物隨緣而普度。群情久企，肅啟虔迎。恭惟不會大和尚，出世苞苻，空門龍象。闡臨濟宗風，識久超夫象外；接天童正派，悟已徹於言先。曩者乘杯吳會，法語曾布於山明水秀之鄉；今茲返駕蜀川，慈雲重覆於白骨青燐之地。乃占清果，干以誅茅。開鑪結制，秉莫邪而鍛聖鍛凡；續燄傳燈，執鉗鎚以降魔降佛。誠禪宗之領袖，後學之淵源也。某等自慚頑石，不解點頭，共仰法門，嘗懷進步。惟冀獅駕速臨，作四門殷鑒；卓期早示，為六道津梁。用翹首以齊瞻，謹齋心而合請。兩郡護法信官潘之彪、沈燦，鄉紳蒲拱宸、楊鼎、譚性、何寧、王起蛟、何其偉等疏。
康熙十年十月初一日具
又
伏以律轉黃鍾，四海寒魚依密藻；景添紅線，一天賓鴈咽長空。芬芳梅蕊暗傳香，瀟灑雨華新浥潤。一陽既復，萬善當崇。恭惟不會大和尚，六道解空，三乘旨透。月下譚經，千里海龍聽去；雲中拈拂，一時山虎歸來。不獨披緇衲子，仰怙慈悲；抑使戴髮頭陀，共參道法。句有句無，坐看水窮雲起；鍊魔鍊佛，當教薪盡火傳。願奉香華於塵剎，幸來龍象之三千。惟冀俯俞，曷勝慶幸。法弟子陳盛、陳昌、陳潛思、陳起祚、王登程、陳起裕等疏。

不會禪師語錄目次

序
開堂疏
卷第一
　上堂
卷第二
　上堂
卷第三
　上堂
卷第四
　小參
卷第五
　小參
　法語

卷第六
示眾開示
問答機緣
勘辯機緣
卷第七
頌古
行實
佛祖讚
自贊
參學吟
十二時歌
分燈
卷第八
指禪說
和牧牛頌
雜偈
卷第九
雜偈
卷第十
雜偈
法派
山居
船居
佛事
後跋

不會通法禪師語錄目次(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性靈等編

康熙甲辰年八月二十六日，住潼川州射洪縣金鼇山清果禪院。至三門，云：「者所在，闊直直，無把鼻，古今多少人，猶向路頭覓。且道路頭在甚處？」一喝便入。

佛殿，拈香。「說甚過去、未來、現在，俱在裏許，彼此眉橫眼上，三拜不可不禮。」

伽藍殿炷香。「三寶叢林，全仗著你。僧眾和合，檀那福慧。金風吹我骨毛寒，華開清果因時至。」

開爐，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啟示，云：「雖是紙上松煙，含了許多大概，言言漏洩天機，句句令人惺快。諸公添炭添煤，山僧只得順風扇火，披瀝佛祖肝膽，拈提人天性命，弘揚正法眼藏，是今朝大檀越一齊伸出手，扶起破沙盆，賓主相逢意氣投，定是靈山同受記。人眾未聞，便請維那宣過。」指法座，云：「坐曲彔高床，蹋毗盧頂蓋，只因大死幾回來，當場纔做者買賣，即今祖脈流通，毒中兒孫冤害。」遂陞。拈香，云：「者一瓣香，鴻濛未判之先、陰陽未動之際，拈來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帝心與民心契合，聖躬同日月長明。此瓣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省府州縣、當道尊官並兩郡紳衿，伏願長為國家柱石，永作法門護持，暨諸山禪德、現前四眾同明般若正因，不昧靈山付囑。此瓣香，非眼所見、非鼻所聞，自從根源有據，而今痛憾不休，無背無面，須臾弗離，無火無煙，晝夜常熾，爇向爐中，顓伸供養前住浙江嘉興府東塔、後住四川夔州府梁山縣雙桂堂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本師破山大和尚，用酬深錐痛罵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拂，云：「已落二三了也。」僧問：「清果結制，龍象蹴蹋，吐霧拏雲，各吞宇宙，未審以何法示人？」師云：「清風敲翠竹。」進云：「恁麼金鼇添瑞色，凡聖普霑恩。」師云：「四海誰不歸皇化？」進云：「會得深恩先報主，管教日日太平時。」師云：「夜深誰共御街行？」進云：「祝國酬恩今已曉，清果未結時如何？」師云：「能為萬物主。」進云：「清果正結時如何？」師云：「遍界不曾藏。」進云：「枝焦葉落，果歸何處？」師云：「腦後看時更轉精，遊蜂竟不知何處。」問：「世尊未出母胎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爍破虛空。」進云：「出母胎後如何？」師云：「看取令行。」進云：「且道與老漢相去多少？」師便打，乃云：「高提祖印，千山一貫；舉唱宗乘，是水同源。敲骨打髓，木兒眼裏滴淚；翻轉而皮，石女腦後見腮。劈破虛空，單擎古鏡，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向空劫已前格外吐氣，照用同時，人境俱奪，蹋翻海獄，別覓知音，任是釋迦老子弗敢正眼覷著。所以，開爐結制，鍛盡凡聖命根；抽釘拔楔，銷盡一腔痞塊。明明在利刃快劍上藏身，萬人頭上翻筋斗，發機休落他人後。其或未然，更向三條椽下不妨超宗，異目通身手眼十方坐斷。若到與麼田地，何須畫地為牢？是則是，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道：結制祈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露柱懷胎久，擔泉帶月歸。」復舉：「臨濟遠祖與王常侍同入僧堂，侍問：『者堂僧還看經麼？』祖云：『弗看經。』『還習禪麼？』祖云：『弗習禪。』侍云：『經不看、禪弗習，做個甚麼？』祖云：『只教個個成佛作

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祖云：『我將謂你是個俗漢。』法上座看來，王常侍與臨濟祖師賓主相逢，恰似買金遇著賣金人，鍼去線來毫不讓價，覿面掀開寶藏，只貴自識家珍。今日茂玄陳公捨世間難捨能捨之財來山辦供，請陞此座，別無奇特酬其所請，指出灶裏有煙，金鱗每遇。若有問：『者堂僧還看經麼？』答云：『萬華叢裏過，一葉不粘身。』又問：『還習禪麼？』答云：『滿眼滿耳。』又問：『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答云：『愁人莫向愁人說。』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別，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道同，分明月在梅華上，看到梅華早已遲。」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

陳漪玄、陳茂玄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大蟲舌上展腳眠。」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鍼鋒頭上駕鐵船。」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須臾已過大三千。」士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適纔聞得赦書到。」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百萬軍中聽令號。」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大千沙界一輪照。」進云：「請師盡底掀翻，直指向上一著。」師便打，乃云：「至玄至妙，至難指蹤，電光弗及，石火罔通，回頭轉腦，別是家風，一念知非，耳熱面紅，是甚業畜，為萬物宗？」遂舉拄杖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弗朝東。」復舉：「東坡居士悟道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護國此庵禪師別前話云：『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谿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師云：「二大老各見一邊。更為頌出：谿聲山色兩非真，誰信無絃發玅音？聲色俱忘誰是伴？大家吹滅暗中行。」

屺瞻周居士請上堂。瞻問：「者一瓣香向甚處著火？」師云：「看在甚處啟口？」士云：「畢竟請下一語看。」師云：「到安頓你不下。」士云：「正搔著癢處。」師云：「切莫得少為足。」僧問：「浮雲消散，日正當空時如何？」師云：「也浮逼逼地。」進云：「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云：「猶是門庭邊事。」問：「向上一著，乞師指示。」師云：「橫按莫邪全正令。」進云：「恁麼三世諸佛一口吞盡。」師云：「只貴流通。」乃云：「月月初一十五，四眾耳聞目睹，更請舉揚向上，撥動黧奴白牯，法堂鐘鼓轟天，嘯殺雲中石虎，自覺無處啟口，只得擦沙擦土，污卻凡聖鼻孔，莫怪山僧粗鹵。」復舉：「應庵華和尚問密庵傑云：『如何是正法眼？』答云：『破沙盆。』」師云：「據法上座看來，問似癩豬擦癢，將錯就錯；答似無端禍出，帶累兒孫，向秤錘上著鋸。更為頌出：吾師殃我破沙盆，久煮清風接上賓，果是無家飄蕩子，可堪攜去若羶腥？」

上堂。僧問：「佛祖機先提正令，蟭螟眼裏舞三臺，正恁麼時是誰家曲調？」師云：「八臂那吒輥繡毬。」問：「師今陞座，四海來賓，請問如何回顧？」師云：「天高群象正。」進云：「只如銅頭鐵額漢來又作麼生？」師云：「正好打。」僧喝，師云：「鼓粥飯氣。」僧拂袖，師云：「釣盡江波，金鱗罕遇。」問：「如何是明心見性？」師云：「借婆衫子拜婆年。」進云：「內不著影，外不見形，必定在甚麼處？」師云：「龍女明珠夜不收。」乃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參學事畢。此是高峰生平伎倆，驗盡天下衲僧，無一人出其上者。看來此句不經檢點，清果也有四句：抽解撩衣方努氣，鼠吞鐵柱須彌醉，石羊頭上瞎驢眠，火裏烏龜眼春碓。此四句內有一句先體後用、有一句先用後體、有一句體用雙泯、有一句體用雙彰。檢點得出，參學事畢。」

上堂。「世尊拈華，事同一家；迦葉微笑，乾坤[跳-兆+孛]跳。何等親切？何等省要？儒聖有言：參乎吾道，巧設萬般驢馬艸料。風吹、樹搖、鳥啼、華笑，莫怪山僧不指玄妙。」復拍掌，云：「妙舞會須誇遍拍，三臺應令大家催。」

上堂。僧問：「倒卻門前剎竿著，者一語關係天下人性命。」師云：「只有你一個不在。」進云：「因甚學人不在？」師云：「為汝命根不斷。」進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打，云：「念子遠來，與伊頌出：倒卻門前剎竿，森羅萬象齊翻，干戈從此平息，白雲依舊青山。還有向此承當得麼？」師以杖架肩，云：「羚羊掛角千峰外，更有羚羊在上方。」

上堂。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師頌云：秋「來葉落，春到花香，冬寒日短，夏熱天長，漁翁睡重，一任波茫。」擲拂子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射洪邑侯維銘沈公同總戎相寰趙公建盂蘭會，請上堂。師指座云：「道既人弘，逢場作戲。撫沒絃琴，吹無孔笛。家常茶飯，反為驚異。正令全提，幾人瞥地？」遂陞。僧問：「十二類孤魂即今生何道？」師云：滿「眼滿耳承誰力？杜鵑啼處百花新。」進云：「既已得大逍遙，未審縣主增何福德？」德云：「秋水靜時連天碧，文星高去拱紫宸。」問：「如何是大渝境？」師云：「任他後浪催前浪，三三兩兩渡人舟。」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鷺飛影落秋江，風送漁舟到岸。」乃云：「波斯仰視鼻黏眉，杲日秋空解脫機。機先豈是隨聲色？從本何曾涉水泥？因被見

聞情識轉，還向見聞覺處提。燈籠突出眼睛聽，露柱撒開兩手舞。不是世間是出世法，單教眾魂出幽苦。是則是，若言有生有死，亦是截龜毛於鐵牛背上；若言無生無死，亦是折兔角於石女腰邊。捨此二途，恒居常寂光土。不起一念，得見本性彌陀；不趨一步，便生惟心淨土。到與麼時，乾坤收不得，凡聖強安名。」喝一喝，以杖指空，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斌吾文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果境？」師云：「月滿雙谿流不去，峰高巢鶴似雲鐘。」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晨昏鐘鼓應時伐，拽[禾*巴]拖犁力甚充。」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云：「蓬溪土好射洪鹹。」進云：「如何是轉身句？」師云：「明月掛青松。」問：「人人把著靈山頭，步步腳下要尋真，因甚學人覓不著？」師云：「突出難辨。」進云：「把住則天回地轉，放行則海晏河清。」師云：「切忌妄通消息。」乃云：「一二三四五六七，灶上烏雞夜獨立，七六五四三二一，漁翁船上多狼籍。朝朝暮暮暮朝朝，無星秤子誰稱的？莫把黃連作甘艸，沙糖原不是蜂蜜。一念未生處承當，萬籟又吹無孔笛，癡人愛說骨肉親，多聞反自生荊棘。更為頌云：還不還兮一非一，為山只把淨缾趯，雲門縱說六不收，何似圓悟一不立？」

上堂。僧問：「頭頭是佛，物物是道，因甚覿面不逢？」師云：「渠無面目。」進云：「打破虛空底人向何處著？」師云：「天上天下。」乃云：「單提向上，石火電光，羚羊掛角，艸深一丈，人天莫測，二乘膽喪。所以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喝一喝，下座。

臘八說戒上堂。僧問：「虛空隨月走，因甚不到家？」師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進云：「不去不住時如何？」師云：「囫圇劈不破，遍界無方圓。」進云：「者是和尚底受用，如何是學人底？」師便打。進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云：「鍼箚不入靈。」耀纔拜，師打，耀與師同喝，師復打，耀又與師同喝，師云：「無孔鐵鎚相對擲。」乃云：「逗到臘月八，擔子兩頭抹，波斯笑春風，一場沒僠[仁-二+(天/韭)]，聲色裏翻身，千古老作家。且道還有捏目生花者麼？如無，普示一偈：戒行精勤助道基，絲毫纔動墮污泥，情忘物化何持犯？做個敲枷打鎖兒。」

上堂。「古人道：『月生一，無角鐵牛眼少室；月生二，赤腳波斯入鬧市；月生三，冰生於水，青出於藍。』」師云：「且道喚甚麼作鐵牛？」師便提起左足。「喚甚麼作波斯？」師復提起右足。「撿點得出，冰生於水，青出於藍；其或未然，自攜缾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

果城凝和尚偕文學苟雲從、楊含章、王乘六設供，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黃葉如金鋪地錦，長安大道少人行。」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金風吹散煙塵盡，醉飲漁歌江上聞。」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雪壓山河俱失色，牧童樵子不知蹤。」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金榜掛名人盡望，滿城悉是讀書聲。」進云：「一枝挺秀千年茂，萬古徽猷壯帝都。」師云：「滿眼看不盡。」問：「盡大地是個毘盧境界，因甚墮在毒海？」師云：「七縱八橫一口吞。」進云：「要識目前玄妙句，毘盧頂上播三玄。」師云：「切莫詐明頭。」師乃喝，云：「者一喝，虛空尚且難比，豈落言思義理？能為天地之母，四生孰不同體？不是泥塑木雕，諸人切莫昧己，四十九年滔滔，真是一棚傀戲。若識未生端的，鼻頭兩孔出氣，更問祖意西來，滿眼山河大地。喚作世法商量，井底蝦蟆鼓翅；若作佛法理會，卻又分文不值。雖然不值分文，時在諸人腳底，山僧已墮拔舌犁耕，只願諸人薦取。」復舉：「臨濟云：『有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有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清果看來，臨濟遠祖說前說後、說出說入，自不磕口。且道：入於何方？出於何土？恰似畫龍畫虎難畫骨，臭口纔開，泥水不少。更為頌出：峰頂高高不是人，無端翻洗四時新，孤雲本是無家客，子夜雞啼枕上聞。無向背兮是甚麼？螻蟻銜在飛禽窠，尋常莫教塵污卻，萬斛摩尼難換他。」

上堂。開示：「清果有一要，不必重禱告。一統山河一個君，國泰民安誰覺妙？」復舉：「教中道：『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汝還兮是甚麼？黃鸝枝上巧聲多。明明月映秋波裏，滿地煙霞不似他。」

上堂。「清果有一境，久待諸子領。烏龜認作鱉，驢年夢不醒。藥多病亦多，藥盛病亦盛。若復古家風，囊橐俱喪盡。且道如何是古家風？一人有道邊邦靜，偃息干戈樂太平。」

除夕，上堂。「臘月三十打破鼓，墮灶走出石獠虎，翻來覆去仔細看，真金依舊混泥土。混泥土，貴在臨時大丈夫。」復舉：「巖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巖云：『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令尊者有省。看這尊者恰似擔起一擔古董，到處與人比論，自不識輕重。趙州慣會順風使帆，當頭把定，扯破封皮，顛觔撥兩，令尊者無地容身，秖得腳跟點地。頌曰：一物不將來，全身黏泥水，指伊擔取去，秤錘生兩翼，騎鶴上揚州，古今能有幾？」

上堂。「今朝又十五，日輪正當午。莫問賓中賓，秖看主中主。爍破太虛空，氣吞諸佛祖。形端影亦端，物物無藏覆。更問如何若

何，早以陰雲彌布。」喝一喝，云：「世外乾坤闊，壺中日月長。」
元旦，上堂。問：「去舊迎新時如何？」師云：「捲簾當白晝。」進云：「新舊不立時如何？」師便喝。若石問：「如何是君？」師云：「至尊乾坤眼，山河一色新。」石云：「如何是臣？」師云：「時懷冰雪志，四面盡流通。」石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赤心常奉重，斂念悉歸真。」石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湛然常應物，處處一輪圓。」石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有何隔礙？」乃云：「新年頭，佛法有，萬象森羅盡抖擻；新年頭，佛法無，孟春猶寒思火爐。人人拜賀迎新，不知舊安何處？若識舊本無歸，週而復始一度。」豎拂，云：「喚者個新，即頭上安頭；喚者個舊，怎肯埋沒家風？喚作非新非舊，又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畢竟喚作甚麼？一任華開華落到驢年，全承此個撐門戶。」
元宵，祈嗣，上堂。僧問：「闡臨濟宗風，還他作家手眼；續先人後裔，須是克肖兒孫。請師續先人後裔。」師云：「個個鼻孔撩天。」進云：「熊羆協夢輝今古，鸑鷟降瑞應人間。」師云：「下雨地上濕。」問：「行腳不逢人時如何？」師打。進云：「舉處平常看，其中一點無。」師云：「祇聞煙水動，山月映波池。」進云：「某甲向何處討個消息？」師橫擔拄杖作怕勢，乃云：「日月燈明晝夜徹，家家歌鼓慶不歇，人人剔起火裏燈，杳杳冥冥俱漏洩。釋迦漏洩雪山中，靈雲狼籍桃華瞥。若能念念不昏，善惡當下消滅，祖脈代代昌隆，壽山直透空劫，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且道說甚麼法？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虎章韓文學送子寄名，請上堂。「月到重樓滿院賒，儒童來捧佛袈裟，長生本具垂今古，黃面當機獨舉華。瓜瓞聯生祖脈靈，飛鵬時遇太陽星，朱藤直指登雲路，半侍叢林半侍君。」
玄樞上座送法衣至，領信士陳一林、陳騰宇設供，請上堂。樞問：「嚴寒凜凜，瑞雪紛紛，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云：「金烏纔出谷，照徹曉天霜。」進云：「和尚即今垂示，為大乘者說？為最上乘者說？」師云：「離垢金霞真勝地，慶雲遍覆萬人家。」乃云：「大庾嶺上力難提，冤有頭兮經幾幾，今日玄公親手陳，兒孫次第重拈舉，群魔外道弗知名，鱗甲羽毛因棄捨。」提袈裟角，云：「若向者裏見得，覆天地而全彰，世、出世間無上，非增、非減，非色、非空，非戒、非禪，非離、非合，縱是千丈盧身披之不短，丈六老比丘搭亦非長，秖因打成一片，一任人天瞻仰。莫怪渠儂多意氣，當年曾踏上頭關。」

八關院六岫法兄領玉海梁居士請上堂。僧問：「佛殿羅漢長笑不休，未審笑何意？」師云：「待八關水逆流向汝道。」進云：「逆流了也，請師速道。」師云：「他既逆流，與你道個甚麼？」進云：「望和尚指示。」師云：「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乃云：「者所在是我法兄和尚把斷佛祖咽喉、掃卻聖凡路學、截斷五色命根，總教人人快活，撥轉風流公子赤腳倒走，驚醒紅粉佳人情愛盡脫，一段親切家常，不敢向淨地[竺-二+欺]土，自愧法乳同源，大家渾忘賓主。且道渾忘一句作麼道？齊看八關關木闊，其中魚龍變化多。」

燦吾蒲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進云：「恁麼則當陽無向背，覿體露全機。」師云：「無你卜度處。」進云：「學人若也通消息，只恐射江水逆流。」師云：「照顧眉毛。」乃云：「山僧久不陞座，一出方丈，刺破諸人眼。學人久不問話，句句漏逗，及至撞鐘擊鼓，四眾雲集，不惟起模畫樣，亦似安營扎寨，彼此喪失，不解保任。且道如何保任？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上堂。舉：「臨濟祖師將終示眾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師云：「禍從叮囑生。三聖出云：『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全身擔荷。濟云：『已後有人問，汝作麼對？』」師云：「殺人見血，方解遠憂。三聖便喝。」師云：「正脈流通。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師云：「滿腹沙糖，吐出砒霜。臨濟尋常吞盡十方佛祖，慣用白拈手段，末後被三聖恰似純鋼打就，把住當鋒，果是克家，不容弄醜。所以本師臨終有偈付云：『得吾眼也覿浮沉，淺則淺兮深則深，莫學瞎驢趁大隊，破沙盆句對誰吟？』且道二老臨行秖將一副鐵石心肝挂在眉尖上，用底是甚麼心行？」震威一喝，「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山主陳明宇請解制上堂。「大制從來無解結，解結秖對兒童說，動靜無非古道場，個個杖頭挑著月。木馬蹄邊劫外春，蝸牛角上三千界，滿腔冤憾自消鎔，莫言清果多饒舌。且道縱橫獨步一句作麼生道？」以杖指空，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

建報恩會，上堂。問：「如何是死句？」師云：「衲被蒙頭。」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出頭天外看。」進云：「如何是不死不活句？」師云：「暗含春色，明露秋光。」乃云：「妻薦夫兮子薦親，惟憑日午打三更，通身現出那吒眼，大千無處不全身，曠劫雙親空聚散，古今父母不離身，有生有滅非真父，不合不離真祖親，盞子撲落無人會，家家月映水無痕。」

上堂。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撩衣挺身，云：「日日不別。」進云：「秖者個，更別有？」師云：「者個是甚麼？」僧禮拜，師云：「切莫儱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煙裏木鵝高著眼。」進云：「坐斷千差路。」師云：「咭嘹舌頭三千里。」乃云：「叢林爐鞴煆情疑，一箭收功猶未奇，良匠獨剖石中玉，鉗鎚直敲頂頑皮，翻身秖透威音外，開言吐氣莫支離，若無疋馬單刀力，空費啼鵑血染枝。」

上堂。僧問：「學人有一清果，請和尚酬價。」師便打。進云：「離此又作麼？」師云：「性命也不顧。」乃云：「看看冬月半，切忌重打算，此事古家風，文彩不成段。死水不藏龍，秋空飛一雁，莫待頭角生，腳下紅線斷。遍界絕遮攔，目前無物見，何必問君平，誰家不成現？」復舉：「洞山云：『五臺山頂雲蒸飯，華殿階前狗屎天，幡竿頭上煎餶飿子，三個猢猻夜簸錢。』法上座到此秖是不肯放過，所以狗尾續貂。」示云：「石牛吐火晝夜然，月中桂上打鞦韆，三個瞎驢爭毬踢，彌勒呵呵笑在先。今古者些說話，定要戳破頂門方纔相合。還委悉麼？假使滄海枯到底，終不與君通姓名。」

結夏，上堂。問：「大開爐鞴事如何？」師云：「佛祖難容。」進云：「丈夫氣宇沖牛斗。」師云：「青天也須喫棒。」進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一個禪和一個口，無繩自縛自家守，鬼神覷破枉勞心，莫粘陰陽地抖擻。」遂倚杖立身，兩手作撐天勢。「若向者裏會得，伸拳打落天邊月，口裏舌頭家家有。」

圓通會，上堂。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青山處處挂浮雲。」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在途中不出戶。」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八兩分明是半觔。」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舉起拄杖，乃云：「雷震風吹山海口，梵音潮音一齊吼，此是觀音悟入門，驚起泥牛藏北斗。覓心懺罪兩俱忘，樓閣門開家家有，反聞空性妙難思，乾坤秖在一毛孔。」師震威一喝，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切有情被山僧一喝，個個耳門中箭，一齊悟入圓通古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求智慧男女得智慧男女、求解脫超昇得解脫超昇，是即是，猶是菩薩方便之力。」復一喝，下座。

上堂。舉拄杖云：「者個物始於未有天地之先，本自現成，毫無拘束，秖因動則禍生，滿盤俱錯。然雖如是，能為佛祖心宗、人天眼目、四生根本、苦海津梁。且道是甚麼物與麼成現？」復舉杖云：「家無二主。」

上堂。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塔尖頭上打鞦韆。」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猢猻上樹尾在前。」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無毛紙鷂向空鑽。」舉：「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以杖擊香几，云：「葛藤遍地幾能掃？石女懷胎暗轉身。」

春元，端垣譚公送子寄名，請上堂。「春到林泉意氣賒，綠袍藏寄紫袈裟，金刀剃盡關頭雪，玉帶長垂忠孝家。杖頭風月流千古，鐵樹時開不老華，曹源一滴能消垢，為佛為官本不差。」復示：「彩鳳飛來入異林，光輝閃爍逼乾坤，從此瓜瓞聯生至，何慮光宗無智人？」

上堂，示眾。「彼此原無字腳，何必區區再索？幸有拳頭巴掌，當陽指伊快活。你若外求玄妙，醍醐翻成毒藥。你若無心自得，明明錯過一著。你執忘形死心，自是不識好惡。你向舉處承當，鼻孔被人穿卻。貴在動靜閒忙，只把虛空細嚼。古人自不染污，今人何太穿鑿？」喝一喝，下座。

起吾趙副戎送子寄名，請上堂。「終不和沙金自金，太陽星耀映長庚，枝分發秀垂千古，拄杖頭邊別有春。」復顧左右，云：「萬里金鵬纔展翼，千年齡鶴便翱翔。」

解夏，上堂。問：「風冷霜凝事若何？」師云：「春回艸木舒。」進云：「放行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乃云：「復開爐鞴待當機，聖制告圓月正輝，拽杖胸藏烹佛祖，橫身天外電光飛。未躍龍門休賣眼，東西南北任棲馳，傲菊不隨秋桂發，更豎蒼蒼兩道眉。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順慶府主正堂蒼苔李公，諱成林，新建覺華菴功竣，請上堂。「此一瓣香，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拈來爇向爐中，奉為府祖太尊、闔衙官眷，福同滄海，壽等須彌，祿位高陞，三多衍慶。以夙植善根，供俸三寶，撫綏殘黎，如天普覆，似地普擎，恩施無相，仰荷德心者，不獨果城士女也。弘法護僧，而大護法不忘靈山一會，靈靈不昧，了了嘗知，原是生因之所生，乃曉因之所曉，日用應緣，如同寶鏡。君王得此，萬國咸寧；官員得此，為國愛民；庶民得此，育子孝親；衲僧得此，續佛慧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眼看來，玅明心印，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如官長印信，一印印定，前後無差，二六時中，見聞覺知，神契於此，則虛而靈、寂而玅，不求官位，官位自臻；不求福壽，福壽遐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以玅明心印弘護三寶，克紹前徽；以玅明心印普洽四民，統歸化育。所謂：明窗處處書聲曉，戶戶門開見善財。見色聞聲無二道，無聲無臭育三才。柳巷花街開正眼，色空空色是心齊。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共樂昇平，無事於心，孤明烜赫，陰陽萬象，智愚

賢否，皆從妙明心印中流出一氣，化生護法。以玅明心印特建覺華勝蹟，卓絕壯麗，諸聖儼然，金壁燦然，丹堊森然，遠邇胥瞻焉。令見者、聞者仰慕弘廠，永垂不替。且道：大護法建修功畢，增何祥瑞？遞代聯芳為國柱，迥超世外越安排。」復舉：「六祖大師示眾云：『汝等念佛求往西方，我今移西方來東土，汝等各願見否？』眾云：『若此土得見，何須更往彼國？』祖云：『精進即是釋迦，平直即是彌陀，喜捨名為勢至，慈悲即是觀音。』碧山云：日坐公堂應萬幾，分明都是自家底。眼前現出宰官相，光耀三台壯福基。」一喝，下座。

（嗣法門人慶雲識。嘉興楞嚴藏經坊存板。）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圓澄、圓星編

康熙十九年庚申臘月八日，本郡文武、紳衿、鄉耆、眾姓請住順慶府南充縣碧山禪院。至三門，云：「外方執釣已多年，今日收歸近水源。」一喝云：「此地煙霞尤更擁，鯨鱗隊隊逐腥羶。」
佛殿。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且道是什麼人？」震威一喝，遂展具三拜。
護法殿。拈香云：「護佛、護法、護僧，切莫莊憨空過。曾憶靈山付囑，在你當頭把柁。若要祖脈流通，須仗儒門一夥。是則是，即今已到無波處，還向有波時用心。」
土主殿。拈香云：「不住街頭與路旁，五龍峰頂看雲忙，有人問我山中意，一似當年救主昂，護主護僧如護目，大家薦取就中光。」
踞方丈，云：「幼曾參遍少林宗，瞬目兒童又白翁。笑指兩輪無暫歇，閒忙莫外古家風。三萬二千獅子座，非內非外亦非中。」
當日眾鄉紳衿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啟云：「言言錦繡，字字珠璣，維持祖印，擁護法幢，在筆尖頭上全彰第一義諦，仰煩維那對眾宣讀。」師指法座云：「登王座，絕躋攀，非是驚群敵勝子，誰堪遽下頂門錐？山僧到此，別資一路，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此一瓣香，寬若太虛，明如杲日，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龍圖永固，鳳曆常新，八表稱臣，四維歌化。此一瓣香，上拄天，下拄地，非古非今，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省本道、順慶府主、南充縣主、諸位尊官，伏願官星顯耀如天日，常把瞿曇擔子扶。此一瓣香，包羅今古，容括二儀，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奉為本府本縣、文武紳衿、遠近檀那、諸山禪德、現前四眾，伏願屏翰禪林多意氣，匡扶祖道永聯芳。此一瓣香，干戈隊裏受盡驚險，二十餘年參遍諸方，末後遇著一個絕情老漢，當頭戳破，毒中空前，自從親遭毒手，至今踞解不開，爇向爐中，專為傳曹溪正脈三十五世本師破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如何是碧山境？」師云：「亭柏多年龍鱗古，幾度乘風拂翠煙。」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豎拂，云：「山勢倚天忘突兀，拂影澄潭起化龍。」進云：「人境不立時孽？」師一喝。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釋迦老子今日成道，和尚即今入院登座，是同？是別？」師云：「雪上更加霜。」進云：「略較些子。」師云：「也是一場特地，起自無端。」乃云：「餓瘦枯腸凍縮筋，明星一耀不成人，胡言漢語多奸猾，攪亂人天定太平。是則

是？誰家不通長安道，個個眉毛眼上橫，你只自知清早起，不知更有不眠人。星光普耀無遮覆，一番風雨一番新，那邊不坐空王殿，豈肯耘田向日輪？」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謝辭不錄。)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青山之外有行人。」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拄杖活如龍，處處風雲護。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大地山河一色新。」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乃舉：「百丈問溈山：『屏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拈云：「百丈殺人驟喉，溈山絲毫不讓。若有人問碧山：『屏卻咽喉脣吻，道將來看。』山僧只向他道：『蒼天，蒼天。』更若擬議，又云：『猛火著油煎，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金剛會請上堂。師震威一喝，云：「一喝金剛覿面施，撥轉情關契上機，遍界遍空是者眼，機忘執化平等齊。截斷聖凡破空有，何勞耳目強生疲？應無所住虛玄妙，兔角龜毛非合離。色見聲求背主恩，棄卻園桃尋野李，破相迴超空劫前，萬別千差一以貫。」復一喝，云：「一以貫，當門撐戶是者漢。更示一偈：有形誰不具金剛？萬億乾坤難覆藏，蟭螟眼裏著不滿，人天小果亂思量。」復舉：「龐公問講《金剛經》座主云：『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答。士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何似直求真？金剛波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碧山看來，龐公能搜穴道，殺人湊喉，雖則活逼生蛇化龍，怎奈情義盡絕？座主在人天座前難開口處，未免方寸中七上八下，恍恍惚惚，白汗通身，滿面慚惶，欲吐吐不出，欲嚥嚥不入，喚作是金。以今世人輕賤，故不喚作是金，誰肯自瞞自昧？秖是不解轉身吐氣，甘為座主，數他人寶，自賤家珍。今日有問碧山：『誰講？誰聽？』只道：『無舌人能講不歇，無耳人能聽不滅。』且道：有何證據？復示偈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日又斜。」喝一喝，擲拂子，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本自現成，何須伎倆？長期短限，猶隔霄壤。遣昏敵散，重增妄想。於斯覷定，踏著故鄉。所謂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問：「如何是此事？」師連打，云：「千年桃核裡，原是舊時人。」「未審如何保任？」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舉：「僧問琅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眾復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高聲云：「言之有理，

智人自斷。復頌曰：懷胎露柱似無情，忽爾華開世界成。堪笑無名無住客，花開花謝一微塵。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上堂。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個切腳，未審切那個字？』祖云：『缽囉娘。』」師云：「者僧雖則善問穴道，大似不識口碜。五祖人天眾前似難迴避，只得道個缽囉娘。今日或有問碧山：『未審切那個字？』只向他道：『切。』」復作懼怕勢，擲拄杖，下座，走入方丈。

射邑邑侯鼎泉楊公同紳衿建盂蘭會，請兜率殿上堂。師詣座前，以杖畫〇相，云：「無上妙道，二乘莫測。正令全提，知恩報德。震威一喝，鐵樹花開，一天星月。」遂陞，拈香，云：「此瓣香，日月難比其明，乾坤難方其闊。拈來爇向爐中，卻又無形無跡。供養中元聖帝，惟仗大慈，恆叨默佑。」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黃梅踏翻無底船。」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磨磚作鏡破家園。」進云：「何如是第三玄？」師云：「捲起蓆來大家看。」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一箭安邦絕鬧號。」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不許夜行投明到。」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秋至梧桐葉自飄。」乃云：「當陽拈出，匝地普天。喚回枯木龍吟，全彰腦後春色。木童唼碎火裡冰，石女翻空赤腳走。單拈白棒迴諸流，截斷情塵竟何有？若向情忘物化處薦得，金華山頂毫無尺寸，大江潭底不見涓滴。正恁麼時，各姓宗親成佛已竟，多生罪福瓦解冰消，所謂假藉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到此時節，天堂地獄總是假名，善惡機祥無處安著，故我雪山老人儘力道不出的枯腸，付與國王、大臣、宰官、居士弘護正法，幸有信官不憚簿書鞅掌，猶記靈山之囑，專擬中元赦罪之期，敬捐俸金供佛飯僧，堅請山僧登曲彔木，只得八字打開，全身漏洩，益見信官體忠篤孝，凜烈冰霜，撫字心勞，竭力偕眾，惟冀人人清平無事，家家百昌咸若，並資眾氏宗親共霑餘澤。且道報恩一句作麼道？一幡直送無生國，真風普扇十洲春。」下座。

上元日，聖業陳鎮臺報恩祈嗣，請上堂。師拈香畢，僧問：「未陞座時，水洩不通；既陞後，不堪共聞。如何是一陽來復，萬物咸新句？」師云：「紅日照開新氣象。」進云：「江山不立、萬象未彰前是甚麼境界？」師云：「普。」問：「西來大意即不問，即今陳鎮臺報親，和尚以何法指示？」師云：「得意春風外，飛揚化日中。」進云：「鎮臺顯考向甚麼處安身？」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文學問：「有一衲子為生死二字被知識一棒打殺，而今在拄杖頭上聲聲叫苦，和尚如何得救？」師云：「不能直下超玄鎖，難免山河礙眼睛。」乃云：「赤心一片，貫徹古今，滿懷忠孝，草木

皆春。龍燈鬥額，花樹離塵，火噴人面，痛殺觀音。木童撫掌，石女吹笙，珊瑚枝上，月滿三更。刀山劍樹，化作香林，天官賜福，蚤送麒麟。秖此一著，為天地根，非離非合，曠劫雙親。和而不流，為君為臣。返聞聞性，不是耳聞。是甚麼物？為照世燈。」舉拂，云：「滿把摩尼覿面擲，知恩方是報恩人。且道觀音在甚處安身？交肩搭臂成群醉，夜半笙歌扶到家。」復舉：「無著菩薩問善財：『我欲親見文殊，不知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著曰：『我發一念，為甚不見？』財曰：『子是真見文殊。』山僧看來，問似見未忘也、真未泯也，自不識羞；答似隔簾呼茶，亦似死水藏龍，有體無用，二俱失利。今日或有問陳大護法：『過去父在堂，母作麼生見？』向他道：『洗臉縮身露出肘，便來驀直去抖擻，山南山北看桑麻，喫鹽同鹹非舌口。』」下座。師誕日，蓬邑生員楊蓁送公子寄名，請上堂。「混融兀坐忘花甲，鼻孔今朝沒半邊，身藏北斗身含斗，法界全真法界真。」震威一喝，云：「曠大劫來無二主，至親何故反因循？仰高彌堅非離合，密密綿綿天地根。性天日出冰壺曉，心地花開不藉春，聖凡情盡空諸有，兔角何嘗有減增？寸步不移超劫外，月穿潭底水無痕，止眼看來都是夢，萬億乾坤一點塵。若向此薦得，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所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若言有生有死，亦似接龜毛，量比太虛；若言無生無死，怎奈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既是太虛，不可比量。當人正體，無今古凡聖，無生死去來，無僧俗男女，無善惡修證，無天堂地獄、佛國黃泉。是則是，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人人逍遙物外，個個物外逍遙，雖在色塵之中，不被色塵污染；雖在五行之內，不被五行拘礙。有時倚杖峰頭立，笑指兩輪無暫歇；有時直向街前過，看他個個為誰忙；有時曲臂和衣臥，任他桑田變滄海。偈曰：儒童昨日寄麒麟，越過雲關宇宙新，佛照圓明能破暗，他年忠孝獨超群。且道不屬陰陽一句作麼生道？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

天中節，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拍手呵呵笑。」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凡聖同一竅。」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放去收來秖自照。」乃云：「今日天中節，千妖百怪任欣悅，看來多少老古錐，都將寶劍當頭截，唯有山僧不恁麼，任他鼓舞任他悅。何也？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豎拂，云：「切莫眼花。」復一喝：「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上堂。師至座前，震威一喝：「者一喝，非有非無，莫自糊塗；非色非空，法法流通；非出非入，隨方應物；非內非外，包含法界。」復喝一喝，云：「逢場作戲，遇水安橋，明明獨耀，難畫難描。」遂陞座，拈香畢，上首拍椎竟，問：「文殊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各人家裏事，莫向他人求。」進云：「下界罔明，因甚出女子定得？」師云：「春到樹頭花自發。」進云：「女子因甚麼得近佛座？」師云：「終不與你通一線。」僧問：「隱珠法道久已荒殘，師以何垂示？」師云：「紅日照開新氣象，偏巖暗室盡生光。」進云：「家家有路到長安。」師云：「歸家罷問程。」進云：「即今千葉主人追師報本一句作麼生？」師云：「鳳閣垂簾蹤不見，潭移月影照幽人。」進云：「過化慈容師掉背，臨行一句作麼生？」師云：「白雲為蓋，流泉作琴。」進云：「恁麼垂示則合會先靈彈指超物外。」師驀頭一棒，僧喝，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問：「如何是隱珠境？」師云：「群峰各有狨霄勢，水和明月別人間。」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從來不藉他人力，氣吞北斗眼藏神。」進云：「如何是人不離境、境不離人？」師云：「老農耕破千畬綠，稚鳥蹄開萬樹紅。」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云：「通身無影相，遍界莫遮欄。」乃云：「真容無相，呼之有聲，不涉陰陽，具足圓明。星移獨耀無住礙，盡虛空外露全身。不識星移獨耀，翳眼說有生死。歷劫能為萬象主，萬億乾坤眼裡塵。契得先天元本物，本無明暗無減增。若問眾亡今何處，在眼能見在耳聞。所謂生本無生，鏡裏之形；滅本不滅，水中之月。來似著冬襖，去脫夏天衫。青山綠水，過客舖店。萬花林過，一葉不粘。說個天堂地獄，是制狂子之方，止兒啼之說。元無實體，只貴妄歇情消，見忘執化，自然虛而靈、空而妙。風流公子豈穿破褲，騰龍不藏死水。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隨他酒價高。從今契得虛玄玅，世出世間不二門。且道慈容禪德與眾姓亡靈超薦後得何快樂？雲合雲消空本淨，月來月去不離天。偈云：者段家常天地先，至尊無相至虛玄。仰高彌堅非離合，無聲無臭越三禪。」復舉：「昔日肇法師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雪竇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碧山看來，一人說遠，一人說近，依稀彷彿，似隔萬山。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兩手作擎天勢，「中有一寶。」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照天照地。」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人天莫測。」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受用不盡。」乃舉：「古人道：『木馬衝開干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且道木馬鐵牛在甚處？」良久，云：「驚

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碧山則不然，跳蚤衝開千騎路，蚊蟲透過萬重關。今日設有人問：『蚊蟲跳蚤在甚處？』」師噓一聲。「一夜搜人睡不著，天明只見血痕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葛藤窩裡出頭看。」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你也著些筋骨。」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終不和沙金自金。」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日照池心上下天。」乃云：「群木蕭疏月更輝，秋空雲靜鴈高飛，五色線條斷不盡，長年泥水日煎催。不是他人帶累，還是自不知非，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以杖指靈位，震威一喝，云：「大道本無男女相，亦無苦樂諸取含。道體無形，包含盡虛空、遍法界，塵塵剎剎現全身。原無凡聖、生死、去來、天堂、地獄、四生、六道、善惡、污染，只因一念妄動，萬象三才。今日還源，無聲無臭，本光破諸暗，玅性圓明，離諸名相。且道：即今孝子韓文炳、新故老母在甚處安身立命？」以杖畫〇圓相，云：「非離非合超今古，本光獨耀越陰陽。」

上堂。薦十九歲文學趙國彥，以杖指靈位一喝，云：「石火光中轉電忙，情關覷透越陰陽，誰家不具無生路？偶寄人天猶屬狂。盡空遍界當人眼，恆河沙國體全彰，本無生死無來去，本無六道豈久藏？萬象三才一念有，不生一念本家鄉，壽同太虛無長短，秖數花甲外思量，本體無形無住礙，無聲無臭薦新亡。教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正當恁麼時，獨超一句作麼生道？忽爾翻身空劫外，從教北斗面南看。」　外弔一偈：「挺秀天姿難測量，幾聞猿叫斷人腸？祖庭幸續傳家子，一脈聯登遞代昌。」

邑侯沈公請上堂。僧問：「縣主修齊，請師說法，且佛法填溝塞壑，遍滿大地，和尚從何處說起？」師云：「問從何來？」僧一喝，師便打，進云：「杖頭縱有真消息，那是和尚第一機？」師和聲連打。文學問：「彌勒彈指，樓閣門開，未彈指時作麼生得見彌勒？」師云：「兩眼對兩眼。」士云：「見時如何？」師云：「上是天，下是地。」士禮拜，師便打，乃震威一喝。「者一喝，能育三才萬物母，須臾違悖風煙阻，心月圓明諸暗消，父母宗親離憂苦，頂門獨耀古爺娘，百億化身主中主，萬花林下不霑身，聚散無非水火土，轉身移步任屋棲，兔角騰輝古今古，八角磨盤真非真，夢幻空花有非有，息見忘機達本鄉，淨土穢邦俱抖擻，三汲浪高魚化龍，不勞更向夜塘守。」驀豎柱杖云：「看看，信官過去父母宗親在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露頭露面了也，且道有何所證？不見道：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不歷僧祇便護法身，能與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未審本來父母與本得法身是一？是二？」侍僧云：「在者裏。」師云：「玅體不須重話會，只此尋常奉順間。」復舉：「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具大神通，為父母說法。既是骨肉俱還父母，將甚麼作口為父母說法？」師以兩手作擎天勢云：「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相寰趙副戎請上堂。師舉拂子一喝，云：「心生萬法生，心泯萬法無。有無俱不立，當下絕塵途。返觀罪福空，本體無形垢。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莫向兩頭走。捨惡向何國？取善令誰守？若了心非心，四恩一時酬。善惡俱不立，橋流水不流。善惡兩俱忘，面南看北斗。古今舌頭原在口，從來鼻孔不朝天。」卓拄杖，下座。

生員周憲文請上堂。僧問：「世尊說四十九載正法眼藏，遺流一輪，未透節時如何？」師震威一喝，「看是透不透？」僧禮退。周居士問：「念彼觀音力，能救諸途苦，如何是著力救人處？」師以杖指空，云：「全仗者箇。」生員王在囿問：「生死二字，舉世所不能免，不知亦能得脫否？」師云：「非離非合。」士云：「若能得脫，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在子頂門上。」乃云：「那吒真面目，不用口喃喃，此道如何會？江南地煖，塞北春寒，越聖超凡句，目前無正偏，世尊纔拈起，飲光便破顏，亦似龍騰滄海、鳳渡長空，大千沙界一點塵，遍界無非是玅體，更說甚麼紅塵世內、清虛界外，明明赤手空拳，處處逍遙無礙，一切存亡向此透脫，本有家風，自然上契佛祖根源、下合眾生心地，所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仰望碧空空不見，無心回顧正當頭。」拍膝，下座。

佛誕日，蓬邑生員楊大來請上堂。「黃面無端此日生，滿腔毒放太驚群，胡言漢語分高下，秖到於今成禍根。」以杖指空，云：「誰家不具超群智？個個眉毛眼上橫。李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復一喝：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誕日，上堂。「若道今日是生，月前湛無水之波。教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若道無生，劫外糝枯木之花。『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若道無生，即生生是無生。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法上應捨，何況非法。既作出家丈夫，豁開正眼，了了明明，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此是古家風，本無陰陽萬象。其或未然，長年墮在講誦學解，永為外道種族。偈曰：不識何緣天地先，至尊無相至虛玄。非離非合非明暗，遍覆大千不露顏。」

示眾，上堂。「禪道若用參學，污賤家珍反外彫錯。絕慮忘機達本，妄歇情消無著。若執無心無事人，何異聲聞執法縛？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上堂開示。「學個大丈夫，不論僧俗男女，只遺達本，莫逐其末。達本人無為絕學，無事無住著，隨流得玅，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世出世間無染礙，無事合融萬象空。逐末人學解多聞，生滅取舍，染靜修證，精進間斷，因果福田，種種分別，執法萬千，人我自高。將謂有佛可成，有禪可參，有道理可學，有眾生可度；將謂有家可歸，有生死去來；將謂有彼岸可登，別有佛國可居；將謂有陰陽萬象；將謂實有天堂地獄、四生六道，有法可傳；將謂有神通，福報是玄玅。善惡如浮雲，本體如太虛，佛說一大藏教，止啼黃葉、途路藥方。歷代祖師直指現前，人人具足，物外污染。今時人秖向途路藥方上尋討，任你數算到八萬劫後，墮在聲聞外道，於己無益。看來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開示，問答不錄。「風和日暖，國泰民安，古佛家風，柳綠桃紅，滿眼玄玅，鳥蹄花笑，開正法眼，晝明夜暗，歷歷孤明，本無增減，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無言之說，日往月來，星移斗轉，迥然無礙，水流風動，共演無生，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同一眼見，同一耳聞，不曾欠少，有色心先見，無色不見心，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二終(嗣法門人慶雲識。嘉興楞嚴寺藏經坊存板。)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通奮慶法仝編

住蓬溪縣普庵寺語錄

建圓通會，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玲瓏八面。」「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八面玲瓏。」「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通身手眼。」「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便打，乃云：「聞性不隨緣生滅，縱聞種種忘分別，有聲之時亦任聲，無聲之時亦任歇，無取無捨無斷常，無明無暗時親切，若將親切掛心頭，本是驪龍化作鰲。」

上堂。僧問：「如何是普庵境？」師云：「門開峰頂絕岐路，四山雲拱主山雲。」「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赤腳者多，倚杖者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風應空谷和空響，日轉西山山影長。」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還有幾個牙齒？』州云：『只有一個。』王云：『怎喫得物？』師云：『雖然一個牙，下下咬著。』」師云：「者個老古錐，誰是他群隊？嗄碎春風不在牙，鎮府大王猶瞌睡。莫道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譚公子圓胤脫白，請上堂。師舉杖云：「寄入空門養翼成，星輝雲散映長庚，子今已到無波處，忠孝全時憶祖燈。勿謂佛田非正覺，飲光昔年曾打金，杖頭獨擢超今古，大道同源劫外春。」喝一喝云：「三尺龍泉光照膽，桃花浪湧自聯登。且道出林一句作麼生道？鶴飛千丈雪，龍起一團冰。」擲拄杖下座。

春日，孝徒道忱、道愷薦本師象埜，請上堂。師以杖擊靈案，震威一喝，云：「盡空空外是當人，眼遍河沙國體全，彰世出世間無住礙，報恩誰不露堂堂？應化迴如千江月，非離非合透陰陽，今古換衫無來去，常寂光中不覆藏。既不覆藏，即今象埜禪人在拄杖頭上全身顯露，無增減、無明暗，現前青黃赤白，人人具足，同一眼見，了了明明，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復一喝，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是則是，分明香在梅花上，莫向梅花更覓香。」問：「和尚追薦，本師甚處安身？」師云：「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孝徒照佑、照受為師竟九，春日請上堂。師至座前一喝云：「遇水安橋，逢場作戲，三世諸佛，無處迴避。」遂陞座，拈香畢，僧問：「未出碧山時，以何法示人？」師云：「遍界不曾藏。」問：「到天台以何法示人？」師云：「個個眼橫鼻直。」士問：「有無俱不立時，和尚作麼？」師云：「澄潭月現。」進云：「弟子處有

無不立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進云：「雖然如是，也要和尚對眾拈出。」師云：「了了明明，更拈甚麼？」問：「如何是佛法僧？」師云：「兒不嫌母醜。」問：「彌勒面笑，達磨面黑，二老出身處，乞和尚指示。」師云：「你還有黑白在。」進云：「和尚與二老差別幾許？」師云：「切莫自生分別。」進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師云：「道破則不堪。」問：「鑿池不待月。」師云：「池月已現。」進云：「水清月現時如何？」師云：「池月俱泯。」照佑問：「釋迦既舍皇宮，因甚稱為大孝？」師云：「騰龍獨躍，普潤恆沙。」進云：「瞿曇已滅，摩耶遶棺，未審孝在何處？」師云：「湛然常露。」進云：「恁麼則一堂風冷誰人識？」師云：「用識作麼？」問：「釋子修齋為報嚴師，未審得否？」師云：「本無得失。」進云：「色身已壞，未審法身壞否？」師云：「原同太虛。」問云：「太地平沉，虛空粉碎，和尚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震威一喝，「看在甚處？」問：「四眾雲集，師登寶座，即今天雨禪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在子頂門上，全承他力。」乃云：「天雨禪人曾入先師雙桂之門，凝法兄和尚時時痛處深錐，方識風雲雷雨不從天降，佛祖玅道人人具足，不從地湧，木無得失，取舍本無，聖凡四生，本無善惡，福田染淨，山河天眼，世界法身，青黃赤白，見色見心，親切家常，萬象同根。即今換衫轉步，玅性圓明，離諸名相，到此天堂地獄不能拘繫，青山綠木豈能久居？世出世間無住礙，轉步何須論時月？一出一沒總真身，所以處處直塵塵，盡是本來人。」豎拂云：「天雨禪德在拂子頭上全身顯露，諸人若見，千紅萬紫從君看，那把春風度與人？若不見，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忽爾翻身空劫外，金烏依舊海門東。」復舉：「世尊一日舉五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五方天王各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復舉手云：『此珠作何色？』五方天王曰：『世尊手中無珠，去何有色？』世尊嘆曰：『何其迷倒之甚？我將世珠示之，便說有青黃赤白等色；我將真珠示之，即云無珠。』時五方天王聞言，各各契悟。碧山看來，瞿曇老漢探竿在手，辨念龍蛇，當機契合，千古作家。世尊漏洩家風，賣弄不少；天王自賤家珍，將謂別有。後來契悟，重重關鎖，不得到大自在處。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亦似貧兒暴富，住善生心。古宿云：『見未忘也，真未泯也。』」

師誕日，爾定伏老封君送子出家並供僧衣，請上堂。乃云：「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針箚不入，水泄不通，金剛寶劍，無正無偏，敲空有響，擊木無聲，覿面提持，突出難辨。恁麼說話，南斗六、北斗七亦任拈施，前三三、後三三打成一片，歷歷明明，森羅起舞，萬象輝騰，正是錦上添花，重增光彩。若向此薦得，終日於聲色堆

頭不被聲色染污，終日於生死界中不被繫縛，說個生死去來，亦是止兒啼之說，翳眼空花。且道伏老封君送子出家並供僧衣有何福德？」舉杖，云：「足下騰龍齊發桂，真風普扇十洲春。是則是，猶是福德邊事，未曾踏著向上關頭。如何是向上關頭？更示一偈：本體無形似太虛，忙閒動靜緊提持，果能契合先天意，施受兩忘與佛齊。」

一文張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師云：「雪盡千峰透。」進云：「如何是如藤倚樹？」師云：「春轉百花香。」進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一喝。進云：「一喝遍滿三千界，觸目無處不菩提。」師云：「你秖道得一半。」乃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本體育含盡空界，愚人每更覓蹤由。高低普應，法法頭頭；種種聲音，各具風流。千紅萬紫，誰分妍醜？隨流得玅，無喜無憂。為萬象主，孰證孰修？形容萬般，凡聖同裘。動靜閒忙，自不知羞。我單舉揚向上，撥轉鐵馬泥牛，只得隨高就下，有玷摘蘆比丘。其或未會，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下座。

佛誕月，鑒輝禪人率眾建會，請上堂。僧問：「聖誕日敷設高座，第一義且置，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進云：「畢竟以何法為人？」師云：「山花灼灼，鳥語紛紛。」進云：「大乘法要蒙師指教。」云：「不在內外中間，在甚麼處？請師別轉一語。」師作聽勢，「你看在甚處？」僧問：「摩泥珠，無人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珠？」師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進云：「不收不放時如何？」師云：「果金色。」問：「時當四月八，降誕號悉達，重沐瞎驢身，學人添一杓。請師證盟。」師云：「也不消得。」進云：「恁麼則萬里雲消盡，紅日挂當天，頻將一滴水，洗出舊山川。」師云：「那個池無月？誰家樹不春？」乃云：「一念還元諸疫消，家家垂照五雲高，晴空慧日狼煙息，福壽綿如春水潮。分明不藉他人力，善惡兩忘無茂稠，本體春光猶不薦，花香鳥語為誰飄？是則是，千紅萬紫從君看，那把春風度與人？既已佛誕，且道僧俗向甚處見佛？若有見，即見諸相非相；若無見，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更若尋思，填溝塞壑。復示一偈云：山花枝上鳥音濃，喚醒長途醉客翁，情與無情開正眼，舉頭天外罵春風。」卓拄杖，下座。

詣西克雨化堂，掃圭峰和尚塔，上堂。「大機大用，電光石火。契其機者，恩大難比。會其源者，似流入海。其或未然，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明明一具黃金骨，亙古今來體自然。恁麼成現，弗假安排。即今仁義道中，缺一不可。」遂恭展三拜，偈曰：「宗教齊融

兔角穿，禪源字字示空前。舌尖戳瞎摩醯眼，三腳蝦蟆吞大千。咦，雖是一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閒人。」

孝子信官陸泰追薦父母，請上堂。上座，象埜拍椎竟，僧問：「孝子延僧建齋，請師說法，朱審得否？」師云：「本無得失，腳根下七縱八橫。」進云：「太夫人火化後向甚麼處安身？」師云：「無生國裡任優游。」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知事少時煩惱少。」進云：「如何是法？」師云：「話說三遍是閒言。」「如何是僧？」師云：「長年在土不霑泥。」僧問：「法身與色身是一是二？」師云：「金烏朝朝東起，玉兔夜夜西馳。」侍僧問：「秋末冬初，萬物潛形，就中有不隨伊去者麼？」師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進云：「不屬遷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普天匝地無向背，分明遍界不曾藏。」進云：「恁麼古今明歷歷，時人亦罕逢。」師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乃云：「烜赫家風無向背，包納太虛破暗燈，萬億乾坤難覆載，非生非滅非無情，忽起空花情見隔，千差萬別混諸塵。梵香喚醒多生夢，花香鳥語吐家珍，談玄說玅途中事，真本爺娘在頂門。滿眼滿耳非離合，傾腸不必外沉吟，不落諸緣貫今古，善惡兩忘本現成。鵰弓已挂狼煙息，萬國歌謠賀太平。」復舉：「昔有一僧問趙州：『如何是清淨法身？』州云：『金木水火土。』進云：『不問者箇身。』州云：『若無小人，不顯君子。』碧山看來，者僧問是明修棧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趙州答似暗度陳倉，半明半暗惹人疑。者僧問似兒嫌母醜，犬怨家貧。趙州答似點鐵成金客，聞名不現身。者僧問似除煩惱別覓菩提，色身外另尋法身。趙州答似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趙州賣弄腥羶不少，者僧偏枯太甚，千古之下令人檢點。今日有問：『陸孝子過去父母在甚麼處？』只向他道：『吃醋滿口酸，風吹滿面寒。』」

志一禪人領眾姓善建醮祛瘟，請上堂。拈香畢，苟丹培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與性是一是二？」師云：「一尚不立，本無有二。」進云：「如何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師云：「天下太平。」僧問：「眾姓酬天謝地作麼生道？」師云：「雨過山添翠，雲開日倍明。」「請和尚遣瘟獲福。」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潮。」乃云：「撥正龜毛龍虎伏，喚回枯木正當陽，正眼看來都是夢，清平不必外思量。釋迦老子云：『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碧山看來，者老漢說話只知有已，旁若無人。且道喚甚麼作經？誰在半途？即今與諸人通個消息。法華經，法華經，澄不清兮攪不渾，丈夫各有超群志，祖父從來不出門。若向此會得，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其或未會，且

向門外止宿草庵。且道遣瘟獲福一句作麼生道？家家轉瑞氣，戶戶樂太平。」

西邑紳衿同僧方潤建盂蘭會，請上堂。師拈香畢，僧問：「十方聚會即不問，如何是淫房酒肆尋彌勒？」師云：「莫眼花。」進云：「布袋統乾坤，是何意旨？」師云：「道破即不堪。」進云：「布袋壞時向甚麼處安身？」師云：「白雲為蓋，流泉作琴。」范老先生問：「如何是見透盞底銀花？」師云：「秋空月正明。」范云：「如何是月正明？」師云：「莫認著，恐狼籍。」師乃一喝，云：「者一喝，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八寒八熱，無喜無嗔，不知是甚麼，能為萬物根。殿殘雲不老，林枯鳥不群，舌頭長在口，珊瑚月三更，古今無蓋覆，何故自沉吟？轉步移星處，眼翳說死生，山河心上影，佛祖眼中塵，四恩如何報？凡聖一毛吞。所以，圭峰云：『常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性，勿隨妄念。妄念若起，都莫隨之，臨命終時，自然虛而靈、空而玅，天上人間隨意寄托。』且道：眾靈轉身何處？當初只說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大地山河無彼此，分明獨露本來身。」

上堂。僧問：「如何有念謝天？」師云：「雲開日杲。」進云：「如何是無念酬地？」師云：「霧捲碧峰青。」問：「供養三寶，和尚以何濟度？」師云：「大凍江心水不流。」乃云：「臘殘霜雪冷侵衣，玉骨冰姿轉笑粹，獨占春先香宇宙，時人切莫外尋思。鎮海明珠時時顯露，靈鋒寶劍刻刻輝騰，死貓頭無人問著，誰能定價？麻三斤儘力提持，截斷眾流；柏樹子撐天拄地，不顧腳根。這些爛葛藤，只貴眼裏有筋，那堪舌底喃喃？久參上士，不必弄影撈形；未悟初機，動靜舌頭在口。世尊說一大藏教，單洽狂子，腳手不穩，起滅不停，自賤家珍。臨涅槃時又道：『吾四十九年不曾道著一字。』若向不曾道著一字處會得，本自現成，了然獨耀。所以，南嶽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六根清淨無遮隔，一道長光晝夜明。」下座。

誕日，上堂。云：「混混沌沌，樸樸憨憨。壽無生滅，在天地先。壽無增減，那同等閒？壽無形住，無正無偏。只因一念，綠水青山。三緣和合，穿臭汗衫。千形萬面，自不羞慚。流蕩忘反，自繫自關。作善作惡，背明投暗。善惡俱忘，本體自然。心境俱空，越聖超凡。隨形應化，泥水不霑。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禪道佛法，了不思參。誰不具足，無後無先。無聲無臭，萬派還源。」下座。

天台照佑為本師凝和尚除禫，請上堂。「報真無相，薦凝無形，既無形相，何有死生？無死生，性圓明，未有陰陽本具足，恆河沙劫

歷古今。定光湛寂，性海澄清。」一喝，「玅體不須重話會，只在尋常奉順間。」下座。
說戒，上堂。「旋持旋犯戒，靈根大壞。持而不犯，不墮幽暗。五戒若持，人天路絕。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不持不犯，大事了辦。世出世間，戒光普燦。執持不化者，持戒但束身，非身無可束。本體如虛空，雲霞似戒衣。破和尚云：『參禪持戒，被參禪持戒礙縛。不參不持，亦被礙縛。』龐公云：『戒相如虛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執是弄花枝。』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又有一等，只懷個平常自然靈知，無事是道。若懷者幾種，更不快活，尤增執縛。」
上堂。「多年山野作官街，步步還鄉忘著鞋。誰不兩眉橫額上，一塵一剎一如來。明窗處處書聲曉，戶戶門開見善財。見色聞聲無二道，色空聲泯是心齋。不是息心忘歲月，迥超世外越安排。」
師誕日，蓬邑呂 文學暨任順全送子寄名，請師上堂。僧問：「麒麟當軒，象王不現。麒麟當軒即不問，如何是象王不現？」師云：「步步現前。」進云：「現時又何如？」師一喝，云：「且道是現不現？」三書陳文學問：「作麼？作麼？」師云：「恁麼，恁麼。」進云：「學生多此一問。」遂拂袖直出，師云：「自己定當始得。」乃云：「應物成形身外身，了無動靜了無生。色裏膠青隨色現，紅心心內耀紅心。若將花甲輪增減，只認衣衫不認人。雲合雲消天本靜，波生波滅水無痕。木石況含無根火，故把家常倒腹傾。」復一喝：「不知是個甚麼物，能育三才萬化恨？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既是隨緣赴感，大家也要應個時節，且道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金剛際下翻身轉，信手拈搥擊梵鐘。」乃示偈云：「儒童箇箇侍寒溫，削盡風塵對吉星，總是空門育萬象，同霑慧日永長庚。」再示偈云：「麒麟山裏覆麒麟，普澤人間瓜瓞榮，閒漢扶龍深歷險，一腔血護眾生靈。」
西邑文學高道章同緣李氏 祈子，請上堂。拈香畢，僧問：「世尊不拈花，迦葉不微笑，是甚麼意旨？」師云：「無名之始，天地位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又是甚麼意旨？」「有名之母，萬物育焉。」「祈嗣一事，師又如何指示？」師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乃云：「求子求心心作福，心和神聖賜恩育。克家鳳子正當時，栽竹門墻連胤續。瑞氣喜逢佳運轉，靈苗雙發故園春。故園春，三多堂裏應長庚，傳國傳家忠孝人。」
上堂。信吏蘇霖同室任氏 發心捐資，刻錄一卷，專為祈嗣。師預命名為圓祖、圓曾、圓兆。偈云：「修心修宅吉星來，天賜三多產異才。內外六門時蓋補，光前裕後笑顏開。」

觀音聖誕，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撥轉虛空非手拳。」「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入水不濕，入火不燃。」「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獨耀空前與目前。」士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應化萬般無形貌。」「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和光混俗不同調。」「如何是第三要？」師云：「至尊無比至玄玅。今朝二月十九，耳聾眼瞎獻醜，遍界鳥啼花笑，青山綠水伸手，觀音玅相全彰，人人各自抖擻，一段親切家常，這樣誰家不有？更問祖意西來，天地壞時不朽，應化萬般一貫，仰高彌堅非首，出沒充滿太虛，彌雲普覆星斗。碧山看來，大似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驀豎杖，云：「觀音菩薩在拄杖頭上說法已竟，諸人有眼皆見、有耳共聞，既見、既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或現帝王身說法、或現宰官身說法、或現將軍身說法、或現比丘身隨類說法。且道：即今觀音畢竟在甚麼處？」復一喝：「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拍禪床，下座。

何其高為剃僧設齋，請上堂。僧問：「前無輕遮，後無重難，寸絲不挂，還有戒受否？」師云：「一刀截斷兩頭空。」進云：「舉頭盡是目前意，鼻直露出頂中圓。」師云：「星光獨耀無遮覆，盡虛空界秖一人。」進云：「青山常不動，旋繞玉麒麟，如何是麒麟主？」師云：「突出難辨。」僧問：「許多家常不辦事，相逢覿面目難開，望和尚洞察其情。」師云：「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進云：「曠劫盡成羅剎漢，今朝鐵額又相逢，未審是甚麼物？」師云：「漢地不收秦不管。」進云：「乞和尚瓦解冰消。」師一喝連打。僧問：「臘月八，我佛成道，還有人成道否？」師云：「誰家灶裏無煙火？」進云：「禪和不開口，諸佛難下手，如何是下手處？」師高聲云：「是真下手。」進云：「舉一口無底缽如何受持？」師云：「大家在裏許。」進云：「一口氣不來，缽在甚處？」師云：「普。」乃云：「多時不上堂，滿肚無一字。受新戒沙彌，兩腳踏實地，勿隨五欲染，當頭直切去，如自守孤城，不容煙塵聚。本體如虛空，雲霞似戒衣，不住持犯戒，方堪出家兒。」復舉：「戒云：『戒戒戒，這段家常非內外；衣衣衣，玉兔金烏難繫拘；持持持，兔角龜毛等不齊。』若向此薦得，六祖云：『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眾生受此戒，即入諸佛位。重示一偈：戒相如空強作持，明明不薦弄花枝，尋常契合虛玄玅，遍界無非一坐具。」

為見空監院對靈上堂。師以拂子打〇相云：「見空見色非眼見，今朝與公通一線，踏碎煙塵日轉西，大似長空收過電。明暗盡時一顆寒，有見無見俱坐斷。既是俱坐斷，且道見空監院在甚處一喝？處

處林泉堪寄馬，明明獨耀個郎當。個郎當，人歸算子水歸江，智光迥迥射寒窗。」
為常鼎懺罪，請上堂。僧問：「請師設法，如何救濟？」師喝云：「我這裏無良方，求甚麼救濟？」進云：「四大安樂向甚麼處求？」師云：「浮砂難塞金剛眼。」問：「如何是寄名大事？」師云：「本來無罪福。」進云：「寄名後如何？」師云：「智鏡長明暗自消。」乃云：「罪福如同玅性空，只因背覺露浮蹤，精勤頓脫塵沙劫，寶鏡長明證已躬。種種醫方修證語，太虛原不屬牢籠，若能直下知端的，覓罪了無罪自空。」
生員陳弘開送子寄名，請大悲閣上堂。師卓杖云：「反聞聞自性，應化化無窮，一切險難處，能施無礙功。婆心時切切，只因雙耳聾，慧日破諸暗，常送麒麟童。且道觀音在甚處？下坡不走，共住難逢。」拍膝下座。
為圓慶、圓續寄名，上堂。眾集，師以杖敲座，「初飛鳳子寄叢林。」又指護法云：「老大梢公顯個能，每護主賓如護目，人能弘道道弘人。只將忠孝傳家國，拄杖敲開幾暗津，無限清平堪自樂，真風普扇十洲春。」
上堂開示。「南斗六，北斗七。本分事，無階級。無住著，一不立。無分別，無得失。時時現，休更覓。煩惱興，撞破壁。是甚麼？明歷歷。面壁老，血滴滴。」
象埜上座臘八日上堂。僧問：「落第二了也。」師云：「你滿口道破，更要山僧說個甚麼？」進云：「大地無一點微塵，乾坤無半毫鋒刃。」師云：「好個消息，不解轉身。」僧問：「如何是迴龍境？」師云：「夾岸蘆花鋪玉錦，群峰高拱護迴龍。」「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也有額闊眉遮眼，也有衣穿露本形。」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云：「萬緣罷盡龜藏六，一性圓明鶴出籠。」僧問：「如何是即此用？」師云：「現在這裏。」進云：「如何是離此用？」師云：「充滿太虛，塞壑填溝。」「不即不離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月色和雲白，霜風帶露寒。」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與生後是同是別？」師以杖擲云：「且退後看。」僧問：「昨日安樂說戒，今朝龍山說法，法與戒是同是別？」師云：「今日好暗明。」進云：「新受戒子得戒否？」師云：「有受有持還執礙，無持無犯古家風。」進云：「戒子興波作浪，大翻天下，和尚將何招安？」師云：「不見有煙塵。」進云：「招安後何如？」師云：「鵰弓已挂。」乃云：「碧山長老不會禪，九年賣弄中深冤，腥羶遍界難藏覆，克家子貴破家圓。入入獨耀空前外，正眼看來箇箇圓，萬別千差元一氣，只因岐路有多般。倒復傾腸無別事，丈夫豈肯住福田？隨流不染家常飯，

空無一物實本錢，雪山六載全機喪，冤冤縛殺報根源。且道釋迦老子在甚處？滿眼非離合，向火背猶寒，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為象埜禪人上堂。「三月春光萬象新，拖金垂柳弄啼鶯，滿眼滿耳全身露，聲色場中悟本真。」一喝云：「真體似空空應色，色空空耀迴無痕，闍黎能識色空旨，應化隨方破暗燈。一切塵中塵不染，明明日午打三更，超聲越色隨他去，花笑鳥吟靜意身。」
為凝真法兄請上堂。「性不屬拘不住定，情忘獨耀含空鏡，隨方化育露全真，凝然不動超凡聖。以杖畫此○相者，是一切人天聖凡、四生六道、人非人等玄玅本體，隨形應化，有何凡聖？」復一喝，云：「世出世間無染礙，萬億乾坤眼裏塵。」下座。
師對靈，上堂。「擺脫情關在此行，超越天堂地獄輪，生前贏得閒閒地，乘此閒閒遍界騰。不與人天為伴，豈與六道為鄰？丈夫各有超群志，霜花映水碧層層，分明一段虛玄玅，不屬陰陽自在身。」以杖打○相，云：「即今岳父母茂玄陳公文氏、伯岳母楊氏、顯考趙甫在甚處？兩手撒開隨步樂，大千界外不拘留。偈云：新亡岳父在何方？望斷白雲擬故鄉，大道本無形住礙，分明遍界不曾藏。」
外弔一偈：「半要偷閒為息忙，臨行方契頂門光，昔年勤護山僧座，幾變桑田憶不忘。」
上堂。舉：「臨濟遠祖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碧山看來，遠祖慣愛撈摝水月，翻洗虛空。山僧則不然，第一句薦得，愁人莫向愁人說；第二句薦得，知事少時煩惱少；第三句薦得，黃金自有黃金價。更為頌出：薦得還同未薦時，乾坤猶是故人衣，可憐多少參玄客，將謂土中別有泥，不是與人難共住，大家緇素要分明。」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仝編

小參

結制，小參。問：「雲水濟濟，聽說無生法，未審喚甚麼作無生法？」師云：「天無時不風。」進云：「則慶幸於此日，流芳不記秋。」師云：「地無處不臭。」乃云：「樹凋枝葉盡，霜凝不動尊，萬籟俱藏定，衲子護靈根，唼碎栗棘蓬，獨看火裏冰。盡虛空是個毛孔，遍大地是隻眼睛，果到與麼時節，三世諸佛秖得口掛壁上，歷代祖師盡力提不起。」復喝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待毒鉗鎚？昔南泉示眾云：『文殊、普賢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三十棒，貶向二鐵圍山。』趙州出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甚麼過？』州禮拜，泉歸方丈。法上座看來，南泉把定當頭，十方坐斷；趙州塞斷要津，分毫不讓。家有是父，必有是子。清果三門有個石土地，連連起佛見、法見，適纔與他三十棒，秖教他莫著內外中間，動則喪身失命。若有問：『和尚棒教誰喫？』答云：『切莫以己方人。』」復舉：「臨濟祖師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師云：「者是遠祖蹋翻陜府鐵牛骨髓，揭開嘉州石像腦蓋，蕩盡曠劫家財，單贏清風一載。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者是遠祖利劍上求人，電光中垂手，擬議覿面千山不堪種艸。單以棒喝接人，是他生平買賣，令人無地容身，他纔有些慶快。雷轟電掣，雷掣雷轟，去亦無路，住亦難容，迴避不及，伎倆盡窮，逼得通身白汗，七花八裂，收拾不住。偈云：不是金毛不是狗，明明蝦跳不出斗，生平不愛巧梳粧，無褌無鞋赤腳走。」

小參。舉：「圓通秀禪師示眾云：『少室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者一個、那一個、更一個，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者一個、那一個、更一個，雖然苦口叮嚀，卻似樹頭風過。』」師云：「特特來此起禍，個個肝腸攪破，抖擻雖無一些，須臾切莫放過。者一個、那一個、更一個，既堪忤逆兒孫，更向爐中添火。」

小參。「做個胡種漢，切莫回頭看，殺人不眨眼，亦任血飛濺。有甚麻三觔？月淨雲消散；有甚乾屎橛？海鹹河自淡。坐斷死貓頭，亦是胸中患，一事不干懷，木有充饑飯。」

小參。問：「如何是佛？」師云：「百病從口入。」進云：「如何是法？」師云：「百禍從口出。」進云：「如何是僧？」師云：「莫染污。」乃云：「明心見性，無病生病。豎拂拈拳，已落後天。說妙談玄，破散家園。口上生醭，已含一物。所以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一大事已竟，人多不薦，所以說了許多不乾不淨、涴濁巧語，塗污人家男女不得快活，惹得雲門惱怒，要一棒打殺餧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世尊大似為人難做做人難，一要熱鬧門庭，又怕宗風掃地。」

豎大悲閣，小參。「樓閣重撐，林泉土地盡生光；長竿初放，四海金鱗翻浪騰。能壯古佛家風，揭開人天眼界，龍飛鳳舞，齊遶畫棟雕梁，紫微高照峰巒聚，總是地秀人賢，看來猶屬化門。何如不動斧鑿，家家樓閣自開；不設鉗鎚，個個撐天拄地？所以道：『一莖艸上現玉殿瓊樓。』若識玉殿瓊樓，不假修持，豈屬染污？與麼說話，不是苦心人不知，秖在人人肩頭腳底抬木運石，自識輕重處薦得，方知乾坤作殿不為高廣，日月為燈光還有欠；其或未然，不免賓主交參，和泥合水。且道：如何是賓主交參？齊伸安邦手，扶起大棟梁。」復舉：「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眾退，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梵剎。』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剎竟。』山僧不曾指地，長者善識其時，今遇別寶番商，方知波斯鼻孔，舉目煥然聿新，切莫當面錯過。偈曰：巧匠撐樓勢接天，彩雲嘗鎖白牛眠，大悲不比閒和尚，送子人間續後賢。」

六奇陳文學為父除禫，請小參。「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正恁麼時，令先考亨玄陳公不凋底在甚處安身立命？」師震威一喝，豎拄杖，云：「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動轉施為，因甚不會？原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若能會得，乃至佛與祖、僧與俗、男與女、老與少，生死關頭任去來，物外逍遙真快活。真快活，萬里天邊飛一鶚。山僧不惜脣皮，重施一偈：古今節孝合天緣，滴淚如冰未息煙，縱過三週難捨服，懸知早已伴瑤仙。」

晚參。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是何意旨？」師云：「不向他人行處行。」進云：「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是同？是別？」師云：「掀翻四海。」進云：「恁麼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師云：「儘思共度量，弗能測佛智。」乃云：「東西兩序，正體堂堂，晴空月朗，照我山房，深幽曲徑，處處增光，喫茶濕嘴，焚檀鼻香，更有一番親切處，健則經行，倦有禪床，何須用搖唇鼓舌、擺貨開張？是則是，切忌認奴作郎。」

為楊重之居士對靈，小參。「佛祖妙道，闊同太虛，四生之類，無欠無餘，秖因情生智隔，愛水滔滔。若得情忘，自然性天則耀，照破根塵，單單向喜怒哀樂處一覷覷定，返觀動靜忙閒，誰動誰靜？若識動靜無二，自有活鱍路頭，氣聚氣散，不離方寸，豈隔絲毫？入胎出胎，塵自不染，任性逍遙，獨無侶伴。所謂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默豎拄杖，云：「紫羅帳裏翻身轉，滿地黃花撲鼻香。」

為在躬楊檀越對靈，小參。「年將五九寄娑婆，未審情關透也麼？暗裏抽身空了脫，蓮開依舊不離波。」以拂子打〇相，云：「生也不離此個，死也此個不離。若識此個不離，天堂地獄任意逍遙，佛國污邦隨處無礙。其或未然，當陽與汝道破：有物先天無背面，木人步步火中行。劫火壞時毫末盡，石筍抽條無舊新。雲去雲來天本淨，漚生漚滅水常存。故釋迦老子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正恁麼時，且道：楊公在甚麼處安身？鼻孔搭上脣，書聲秋閣曉。」

小參。「剛到五十四，說話無意義，一副鐵心肝，盡脫煙霞氣，別無巧妙施，指人腳點地，絲毫弗順情，佛祖難迴避，蹋翻彌勒破布袋，喝轉楊岐三腳驢，有時佛頭上著糞，有時晴天轟霹靂，打碎陳年花甲，不落聖凡機位，一任鹿鶴成群，我只饑餐飽睡。」

對靈，小參。師一喝：「若向山僧者一喝薦得起落處，三世諸佛為侍從，猶未是本分極則。」以杖擊靈几，云：「若向者裏會得，便是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一花一佛國，處處現牟尼，本光破諸暗，誰言有悟迷？秖因一念妄動，遷流異面，故有入胎、出胎、轉身、逐步。者一喝向未有天地時薦取，是汝曠大劫來本自現成，風火未散，施設萬般，變化無盡，一段真消息恍惚虛度，即今毫髮不少，幸汝臨行高超獨步，妻財子僕頓然撇脫。復示一偈：六九春光又值秋，無絃琴韻幾經收？翻身兔角無蹤跡，空使山河淚滴愁。」

小參。問：「一句絕流情境外，入廛真智利群機。」師云：「罕遇知音。」進云：「和尚眼花邪？」師云：「還識羞麼？」僧作女人拜，師云：「漏逗不少。」乃云：「大道虛玄無正偏，單單秖究未生前，痞塊若存消不盡，徒勞接火去燒天。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露柱撞燈籠，山門騎佛殿，微笑與拈華，吾道一以貫。」

拜掃宗祖廬墓，小參。「大道淵源，天地同根；無邊法界，冤親一體。吾寄此身，秖將此報。」連喝，云：「翻身腦後看，凡聖一齊吞，頭頭彰寶所，一一露全真。大洋海底不見涓滴，須彌頂上了無寸土，木人火裏嚼寒冰，石馬嘶時天外走，不是家常茶飯，亦非格外提持。若向者裏會得，歷劫宗親當下酬畢。所以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復舉：「那吒太

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具大神通，為父母說法。是則是，那吒太子也是，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法上座不向他人行處行，三十三天說法，龍宮殿上打鼓，百艸頭邊共和，無生之曲、石頭瓦礫一齊起舞。正當此際，阿誰證盟？山花埜鳥俱含笑，明月清風伴古今。」

小參。「古人道：『三朝一七，討個把鼻。』者裏三朝一七有甚巴鼻？時時好時，日日好日，緩則昏沉，急似強敵。不緩不急，如墻如壁，如火消冰，萬緣自息。念念不停，有何利益？鬼神覷破，一文不值。」

小參。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缽去。』其僧有省。」師云：「諸方拈判者甚多，註腳者不少，未有一人分明說破，今日為諸人點破。既喫了，去洗盂。兩手捧，莫那逶。撥轉走，自家知。鳥能飛、獸能馳。趙州老，肝膽施。」

小參。舉：「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擬議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清果與諸人頌出：第一訣，說無歇，山河為口，風雲為舌；第二訣，最親切，木人花鳥有甚分別；第三訣，非迷徹，秋風撲面，一腔心血。」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訣？」師云：「不是烏龜不是鱉。」進云：「如何是第二訣？」師云：「啞子做夢怎生說？」進云：「如何是第三訣？」師云：「烈燄紅爐一點雪。」

小參。「一切具足是自昧，五欲三毒作群隊，縱說機鋒滿口流，只與脩羅添一臂。念念紛紛不暫停，不如長伸兩腳睡，者樣初機學道流，口裏談禪心鼎沸。所以，太蛛蟲處處能棲，難棲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難緣般若之體，正如中庸不可能也。」

冬至，小參。問：「如何是翻身句？」師云：「紅粉易粧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進云：「和尚得老人破沙盆，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石女持梅暗裏香。」師云：「杓卜聽虛聲。」乃云：「冬至一陽暗生，誰識午打三更？萬象頓開寒面，穿透凡聖頂門。冬行春令又如何道？」師復噓一聲：「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小參。問：「南泉斬貓是何意？」師云：「令不虛行。」進云：趙州「戴艸鞋作麼？」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舉：「張拙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名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來化物也無？』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詩，崔灝題後，秀才還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師頌云：「鍼去線來錐破封，當機那定有西東？欲知諸佛居何土？黃鶴樓前水不窮。」

佛誕日，小參。「皇宮降生名悉達，指天指地分高下，從此干戈遍地生，雲門惱怒要打殺，忤逆兒孫不恁麼，看來俱是沒閻[仁-二+(天/韭)]。一個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只知有己；一個具截鐵斬釘手段，為人閑事長無明。大眾且道：釋迦老子過在甚麼處？雲門要打殺，試定當看。」

小參。問：「迷悟兩字猶未是學人本分事。」師云：「赤土塗牛奶。」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千聖共傳無底缽。」乃云：「射界舖前，朝朝人去人來，能有幾個踏著？青山秖解磨今古。洋淘江上，日日船聚船開，未見幾人無垢？流水何曾洗是非？」

本師忌日，小參。舉：「僧問長沙和尚：『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若有問：『破山和尚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未審意旨如何？』答云：『既為法王，於法自在，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恁麼不恁麼，泥牛入海底，無相身無遷，魔王空歡喜，殃及破沙盆，兒孫冤債起，欲識吾師恩，聞香鼻孔裏。』」

小參。「古人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法眼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你搆去。』」師云：「者一片田地不用分付。」復以杖指云：「四維上下，無處不是。」

小參。僧問：「金鼇峰頂即不問，登堂哮吼事如何？」師云：「一句了然超百億。」進云：「三心不可得又如何？」師云：「兔子喫牛奶。」乃云：「既作出家兒，莫逐情妄使，有甚麻三觔？有甚柏樹子？胸中一物不須存，秖要猢猻捏得死，任他天左旋、地右轉，善惡境緣俱莫取，單看空劫未生前，動靜閒忙是誰使？更有一路與君通，最要疑情時時起，疑情疑破方太平，千七葛藤無用矣。」

小參。「學道先學心行好，莫噇人餿飯，莫隨人起倒，莫弄口頭滑，莫被鬼神曉。一片鐵石心，自把方寸保，儘意決不休，莫外打之遶。莫念死話頭，因甚我不了？秖將不了心，便是還源妙，更要徹底翻，一了一切了。」

小參。「狂子愛弄影，世法裏深染；貧兒喜數寶，佛法中濫醉。古今多少客，家親自作祟，誰堪無事人，饑餐飽瞌睡？所以破和尚提持初學做工夫。偈云：『咬定牙關捏定拳，非思量處自蕭然，諸人個裏合如是，誰怕閻羅箠飯錢？』清果也有一偈，雖不似古人，亦能遣昏除散，亦能不怕閻羅。偈曰：覷破猢猻休弄拳，依稀一息枉徒然，大家鼻孔若同得，管教山河變作錢。」

誕日，小參。問：「海屋添籌事若何？」師云：「滿口道不盡。」進云：「與世尊初生是同？是別？」師云：「南斗六，北斗七。」進云：「恁麼則虛空不可量。」師云：「重言不當喫。」師於座中左右觀定，云：「若以松柏比壽，松柏有時摧折；若以南山比壽，南山有時崩裂；若以江河比壽，江河有時涸竭；若以乾坤比壽，乾坤有時消滅。」遂放下拄杖子，兩手作擎空勢。「莫是者個麼？休錯認。坐中若有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三途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大抵參學人要明無生之理，始不被閻君制縛。恁麼告報，切不可墮在偏枯網裏。此間若言無生，家家扶起破糟缾；若言無死，兔子不在舊窩裏；若言有生有死，大似開眼做夢。」

小參。「正令全提，十方坐斷，滿懷雜毒，急須吐盡。帶水拖泥，不堪種艸，玲瓏八面，甚處啟口？直饒一口吸乾四海，一腳蹋碎須彌，未是衲僧本分。故我遠祖西來，建立直捷，猶累兒孫，遂使山僧向人天眾前無中說有，正如國家軍器，不得已而用之。」

小參。「有善有惡，有惡有善。天堂地獄，權巧之言。無善無惡，無解無縛。無惡無善，罪福如幻。善惡俱忘，無處不現。切莫狐疑，神目如電。」

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毘盧圓相？』州云：『自小出家，不曾眼花。』看來趙州秖知有己，傍若無人。或有問：『如何是毘盧圓相？』答云：『誰家灶裏火無煙？』試撿點得出，光燄大些。」

修造畢，小參。「清果門通長安路，水裏有橋山有鋪，兩江碧浪足魚龍，飛閣鈴鳴絕狐兔。軒窗一一對天開，賓是賓兮主是主，來來去去弗知名，飯時敲板一齊住。碗底箸頭各自知，撞頭磕額無迴互，更有一事不順情，問著直打三五度。所以，馬祖示大梅即心即佛，梅即巖居穴處，日夜深究，祖知穩當。又示非心非佛，梅云：『任他非心非佛，我秖即心即佛。』今時人多求知解，是名運糞入。」

小參。舉：「長生問長慶：『混沌未分時如何？』慶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慶云：『片雲點太清。』生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慶無對。生云：『恁麼則含生弗來也。』慶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慶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慶云：『如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慶云：『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慶云：『打破鏡來相見。』」師云：「一個偷天換日，掀開庫藏，顛觔撥兩；一個開張擺貨，能放能收，或藏或露。正是唱拍相隨，如水同流，如火同明，者邊那邊，無彼無此，生與未生，全身顯露。且道打破鏡來作麼生相見？見不見，虛空忽爾轟雷電。」

佛誕日，小參。「指天指地是今朝，末後重重多賣俏，難怪雲門深惱怒，即今平地生起倒。山僧只得隨順世緣無老少，也將杓水驀頭澆。長沙道：『三世諸佛共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秖如光未發時，諸人向甚處委悉？』」師云：「直饒悟去，未免平地喫交。即今光已發、釋迦已生，且道如何是已生消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重九，小參。「今朝正直重陽節，惟見菊花成綵結，萬木凋殘葉亂飄，不隨寒暑傲霜雪，更有一物不凋殘，我若說時作兩橛。不見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山僧向古人註腳下添個註腳：三玄三要事難分，用分作麼？得意忘言道易親，自不磣口；一句明明該萬象，落眼成翳。重陽九日菊花新也不消得。」

小參。問：「楊岐正令、臨濟三玄即不問，妙高峰頂事若何？」師云：「當面錯過。」進云：「善財七日不逢且置，文殊為什麼百劫摸索不著？」師便打，乃云：「今朝六月六，乍晴乍雨幾催促，適纔晴天轟霹靂，白雨又同紅日出，寒暑相蒸惱殺人，汗臭布衫泥水黷。更聽一偈：寒暑相侵有妙方，恰似巧雲無肚腸，陰陽我機關發，不屬陰陽坐道場。」

(嗣法門人慶雲識。嘉興楞嚴寺藏經坊存板。)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通吉、通悟仝編

小參

邑侯沈公同紳衿追親，中元，請小參。僧問：「即今師說何法？」師云：「單單拈起無孔笛，為君吹出太平歌。」進云：「一切宗親在甚麼處？」師云：「全身出宇宙，何處不稱尊？」進云：「未審縣主得何祥瑞？」師云：「大江一片深秋月，徹夜無雲照世燈。」乃云：「擺脫情關疾步行，靈光不夜體常明，無生國裏香風起，劫外瓊枝劫外春。」擊靈案，云：「嘉州石象簸紅日，烈燄爐中彩鳳騰，山僧亦要應個時節，重拈一偈：中元在處一輪圓，信手掬來越相先，白骨青燐今仗此，人人祖禰得生天。」卓拄杖，下座。

邑侯慧業楊護法薦親，請對靈晚參。僧問：「縣主設齋報恩時得何祥瑞？」師云：「春風日日到園林。」進云：「未審先靈在甚處安樂？」師云：「夜夜面南看北斗。」問：「邑侯追薦先靈今夜安位，師將何法指示？」師云：「或在西南或東楚。」進云：「畢竟在甚處？」師云：「頂門誰不共青天？」問：「生死去來、萬物推遷且置，即今眾靈現在何處？」師云：「返觀故園古今月。」進云：「如是舉步踏倒黃金限，回頭不著舊藍衫。」師云：「原來遍界不曾藏。」進云：「雖然無蓋覆，那個是知音？」師云：「不必重註腳。」邑侯捧靈詣座前，問云：「佛子清果金華和尚弟子，欲求一枚清果度我宗親，得登金華寶座，共成佛子，請師各下一語。」師云：「如月映空非內外，優游終不混常流。」侯云：「佛子不須清果度，金華原自放毫光。」師云：「不遇春風花不開，花開全仗春風力。」侯作禮。乃云：「月輪正當午，存亡眼共睹。冬瓜笑春風，人心何不古？覷破凡聖關，蹋碎五色鼓。虛空撲落地，空谷喚石虎。善財纔合掌，龍女便起舞。露柱上金華，燈籠別水土。顛拈斷貫索，不涉陰陽路。此道如何會？月圓正十五。是則是，猶未踏著向上關。頭向上，無圓缺，無明暗，無生死，休打算。」以拂子畫此○相，云：「一切存亡向此轉身獨耀，迴脫塵根，與三世諸佛把臂共行，不為分外。佛說一大藏教，泥水不少，一似國家軍器，不得已而用之。祖師棒喝，縱是以藥消毒，早落二三了也。若言天堂地獄，有智主人二俱不取；若言生死去來，頭上安頭，夢中說夢；若言煩惱菩提，名異體同。」復一喝，云：「者無面目漢，秖堪撐門抵戶。人之生也，如片雲點太虛；人之死也，如萬派歸大海。若言有生有死，是凡夫妄見，病眼空花；若言無生無死，是聲聞知解，執而不化；若言即死即生，是菩薩子知，猶挂

脣齒；若言非生非不生，非不生非生，是諸佛圓明。祖師門下則不然，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突出凡聖頂[寧*頁]頭，格外春光日杲杲。」舉：「張無盡居士參長沙和尚，問：『弟子常看《千佛名經》，未審千佛居何國土？還來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詩，崔灝題後，秀才還題也未？』士云：『不曾題。』沙云：『得閒時題取一篇好。』山僧看來，問似陸地興波，自把家珍叫他人定價；答似矮子看戲，不解覆藏。二俱失利。所以古德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居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山僧有一頌：針去線來錐破封，當機那定有西東？欲知諸佛居何土？黃鶴樓前水不窮。今日設有人問：『邑侯宗親居在何處？』山僧只向他道：『劫外靈芝多秀茂，陰陽不涉自長春。』畢竟直下如何相見？」師云：「動靜忙閒裏，變化幾萬千，頂門各具摩醯眼，明暗抑揚互換高。」

為陳明宇對靈小參。云：「靈然不昧，今古恒輝。動則禍生，山河大地。妄歇情枯，太平無事。著衫脫褲，妙體無跡。天上人間，一場儡戲。自投寶舍，顯箇身形。經歷世務，無中現有。教子訓孫，福田廣種。更有不可說無窮變化，一一皆從空性中流出。反觀性空，湛然應物，何曾去來？」以杖擊靈案，云：「天堂地獄卻被山僧一擊，七花八裂了也。」復畫此○相。「若向此會得，黃泉路上猶處天宮，穢土蓮邦隨處快樂。即今八字打開，當陽顯示，直切根源。再示一偈：空戴龜毛八十春，而今覷破假冤親。青山依舊隨雲走，滿面慚惶樂本真。」

信官陸泰薦母，請對靈小參。師以杖指靈龕一喝，云：「碧山無別濟迷途，直指皮囊獨耀珠，撥轉機輪超佛祖，無生國裏越榮枯。南地不收北不管，黃泉佛國豈能居？既是黃泉佛國不能居住，綠水青山安能久留？一任逍遙物外、物外逍遙，非去、非來，非離、非合，非明、非暗，非遠、非近，所謂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只在忙閒動靜觀。忙閒動靜誰自覺？即今孝子陸泰與過去父母尋常向甚麼處相見？遠望故園千古月，無心回顧正當頭。」

文學陳捷為父薦七，請對靈小參。「空繫娑婆方七十，星移全具龜毛力，離形離患古風規，充滿太虛不露跡。」復一喝，「朝朝不見常相見，時時相逢不相識，應緣化物著腥衫，還源破戶身藏密，存亡向此契根乘，天堂地獄俱不立。既是天堂地獄拘繫不住，一切罪福如夢幻，一切恩愛若風雲，所謂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且道孝子陳捷過去先考，即今在甚麼處？」震威一喝，云：「萬億乾坤收不住，在眼能見在耳聞。」

除夕小參。僧問：「棒頭吐出無私旨，遍界咸霑法雨恩。」師云：「關你甚麼事？」僧一喝，師云：「這一喝有何交涉？」進云：

「張公喫酒李公醉。」師云：「誰是知音？」遂舉：「北禪賢大師除夕示眾：『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教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師云：「北禪雖則不隨人起倒、不熱鬧門庭，看來絡索不少。山僧今夜與諸人分歲，本是一味尋常。」遂舉起茶果云：「拈來放去，無減無增，露地白牛，何拘何定？學道人貴在年年月月好，日日時時好，刻刻打成一片，生老病死也好，四大分散，回頭轉面也好，臘盡春來也好，更有一個好，各人自薦取。即今薦得春風面，地久天長海更深，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向北趙檀越為故室人楊氏請對靈小參。師一喝，以杖拍靈案，云：「方纔四十暗抽身，覷破情關越苦輪，脫下汗衣光獨耀，從今不看畫樓新。佛祖大道，廓同太虛，當人本性，無欠無餘。大道本無男女相，亦無苦樂諸生死；大道本無天堂地獄，本無四聖六凡。若云有生死，是腦門著楔；若說有去來，是平地喫交。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新故善人生前敬三寶、種福田，有此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不歷僧祇，便獲法身。且道新故亡靈在甚麼處？」以杖畫〇相，云：「忽爾翻身空劫外，九品蓮開遍界香。」孝子趙文光同薦慈母，示二偈：「新亡趙母去何方？望斷白雲如在堂，萬象三才同一母，非離非合頂門娘。殘冬白雪冷侵衣，苦瘦梅花動笑眉，狼藉枝頭人共曉，春光一線有誰知？」

大劫後聖像污損不全，請瘞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傳授人佛法？」師云：「山僧性情急。」進云：「如何是急？」師云：「石火電光難可比。」進云：「教後人如何擔荷？」師云：「只知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乃云：「趙州云：『金佛不渡爐，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真佛內裏坐。』趙州老漢總是齒不關風，能可脹破肚，不可引壞路。何也？知恩者少，糊塗者多。山僧一一舁來，各還本處。所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咦！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卓拄杖，下座。

孝子楊春溥薦母，請對靈小參。師以杖敲靈位，云：「白棒點青天，亡靈開笑眼，當下越情塵，超脫無明暗。不入三途苦趣，豈登極樂彼岸？所以，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新故善人夏氏即今契合虛玄妙，遍界蓮華火裏開，智慧光吞日月明，圓照恒沙無二相。更示一偈：三十七年似電過，千方巧計自思磨，翻身了脫多生夢，萬億乾坤難覆他。擺脫情關任運騰，優游劫外樂無生，空花落影原無住，不減須彌一點塵。」

新故亡人苟門楊氏對靈小參。師一喝，以杖擊靈位，云：「十八春光轉太忙，只因越過女形粧，青山今又隨雲走，獨耀虛玄識短長。

所以，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若能於此徹根源，獨許英靈空裏步。且道：亡靈在甚處？石筍抽條空劫外，鐵樹時開不老花。」

門徒性靜請對靈小參。師以杖敲靈位云：「來時無二去無三，來去猶如換骨丹，說箇去來仍是夢，袈裟覆體好羞慚。若識羞慚開正眼，方纔了脫是非關，充滿清寧無向背，遍界蓮花燦普庵。既是遍界蓮花，即今示寂，燦微禪人應化何方？示偈云：六十六年寄愛河，翻身獨耀月離波，龜毛兔角當人體，聚散何殊電影過？」

小參。舉：「藥山與道吾、雲嵓遊山次，見兩株樹一枯一榮，山問嵓云：『枯者是？榮者是？』嵓云：『榮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枯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少頃，高沙彌至，山又問高：『枯者是？榮者是？』高云：『枯者隨他枯，榮者隨他榮。』山回顧雲嵓、道吾，曰：『不是，不是。』」師云：「藥山老漢雖有後語，也是隨人起倒，縱識邊邦隘口，卻無定國之機。」乃頌云：「強生節目問枯榮，眼裡無筋一世貧，不識藥山施巧妙，隨他猶隔一重津，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小參。舉：「僧問趙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的，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五蘊四大。』」師云：「大千沙界闊無邊，分明香在梅花上，莫向梅花更覓香。」

小參。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大慧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鵬上樹一枝花。』」師云：「鳩是鳩，鵝是鵝，鹿不是馬，馬不是鹿，衣足食足，可用分疏，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小參。舉：「寒山偈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云：「吾心似太空，能含萬象中，晝明夜復暗，時在與君通。金屑眼中解自抽，丹霄獨步無拘繫。」

小參。云：「大圓鏡空含萬象，佛祖傳心不傳語，心無物兮強安名，法法何曾有定止？言遣言，理遣理，大圓古鏡恒如此。所以首山云：『咄哉拙郎君，機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師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小參。舉：「先聖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青霄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云：「古人說話，泥水不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青霄何所為？啼得血流無用處，此心能有幾人知？」卓拄杖，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慧惺請為自如本師對靈小參。師云：「人人自如本體，個個本體自如，纔生一念，即有陰陽萬象、生老病死苦，所謂假借四大以為身。且道自如禪人脫下臭泥汗衫，還有因果罪福也無？從今契得虛玄玅，長年在土不霑泥。偈云：罪福本無玅性空，性空不著泥水蹤，眼前萬派千江水，同合清流入海中。」

小參示眾。「參禪無別旨，單要偷心死，殷勤空裏捕，切莫有依倚，如破萬重關，不借他人力，吸乾四海水，肚內無涓滴，凡聖總虛名，處處煙塵息。」以杖指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為千葉禪人法語

學道之人不可因循，放過光陰則無濟於己事，必須打貼一片心地，穩穩貼貼，好惡長短、毀譽是非及動靜忙閒著腳處具一隻眼，自然開發，遇境逢緣，皆是佛祖出身處也。然而佛祖之法無他，只貴鼻孔端正，心無異緣，不可外求高遠奇玅，惟在尋常日用間善用其心，亦無其心，是汝太平時矣。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吾徒勉之。

(施資信善：任順吳氏　男盛李氏　陳長應任氏　男彩英羅氏　現英張氏　瑞英蒲氏　孫男生員章賈氏　曾孫圓福　任為靈王氏　任　登何氏　楊啟祚胡氏　媳陳氏　光曉　信女青門任氏　馮門蒲氏　杜門張氏　陸門張氏，仝刊不會和尚語錄，祈人人證果有分，個個得悟上乘。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藏板流通。　倪爾繩等刊。康熙三十年八月中秋日，嗣法門人慶雲識。)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淨意等編

示眾。「『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十字街頭，對門對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大千沙界，無去無住。放下呵呵，在在處處。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同不同，大家扶在灶門東。別不別，何必區區弄水月。」

示眾。舉：「龐公云：『十方同聚會』」，師云：「無你棲泊處。『個個學無為』，者裏不屬修證。『此是選佛場』，未審肥瘦增多少？『心空及第歸』，日頭依舊向東出。且道：與龐公是同？是別？若道同，又一一與他註破；若道別，那裏是別處？檢點得出，不枉同口喫飯；其或未然，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示眾。「因看真妄偈有感：第一義諦有甚麼？勿生一念總包羅，時當空寂為真要，惱憾他人指路多。妄本無生迷真有，真亦不立妄亦無，真妄無根夢幻影，妄盡覺明真本靜。圭峰云：『本靜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即空，知空妄即止。』」

示眾。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免子懷胎。』死心和尚拈云：『如何是般若體？一堆糞。如何是般若用？糞裏蟲。』應庵和尚拈云：『般若體，相見便無禮；般若用，從來愛打哄。』」師云：「設有問：『如何是般若體？』近日黃河凍徹底；『般若用？』一笛吹散八千眾。」

示眾。「向上一著子，不辭與君舉。舉得十分現，你怎得倒斷。五蘊本非真，真似電非電。逆風颺塵難把著，馬繫枯樁時動變。所以世尊說大說小，說頓說漸。歷代祖師橫提順提，不露當頭。豈向人覓殘羹餿飯邪？」

示眾。「春風撲面，綠柳翻揚，鳥啼花樹，醒快人腸。溪流蕩漾，非色非光，盡力提持，一段文章。且道狼籍枝頭一句作麼生道？能為萬象主，法法是心光。」

示眾。「古人道：『有時意到句不到，有時句到意不到。』」師云：「你若意句俱不到，方木怎投圓孔竅？饒伊意句一齊到，者裏不用驢艸料。何也？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時有僧問：「意句不到底人且置，意句到底人過在甚處？」師連打兩掌。「你還有意句在。」師頌云：「意句齊通，理事圓融，一言截斷，佛祖家風。」

示眾。「雪雪雪，無空缺，白玉山河白玉結。縱是龍王降吉祥，錦上鋪花難辨別。不落八寶莊嚴，一味清涼除熱。從前熟境永無蹤，

步步在家途路絕。外不入兮內不出，便是衲僧太平節。」
因事示眾。「清果有一事，欲寫不成字，攪亂天下人，惡癩難迴避。」擲拂，云：「漢不管，秦不收，生平慣弄死貓頭。」開示「門庭糟粕，蓋謂人心不古，法道須揚，盡是分疆列界，未得融通一貫，個個窮煎餓炒，所以鬼神覷破，人天撿責。既為人天師範，也要夙具靈根，方堪一器傳器，更要大忘人世，大死幾回，大鑪百煉，方纔徹底掀翻，蓋天蓋地，自然事事融通，能含萬物，不被萬物礙，一切語言文字盡從空性流出，卻又不被古人語言文字縛，不被自己偈句轉。雖則如是，萬行縱是莊嚴，缺一不可，纔與人敲枷打鎖，令人轉身吐氣，纔不教壞人家男女。今見一夥好為人師瞎禿，不依戒律，但以詩文寫字為極則，將第一義為譚論之端，種種染污，豈不有傷名教？又辜負釋迦拈花，達磨直指，六祖無一物，將教外別傳，似乎情識穿，似乎學解會，似乎死心是，似乎是四生無分，似乎是外國奇珍，似乎是師家有傳，種種埋沒，一夥好熱鬧門庭，師範不出，自然良心盡喪，欲求出獄，無有是處。」
中秋開示。「參禪要個好心行，先拼一條窮性命，蕩散家園一物無，不須更覓西方聖。今見一夥後學，雖則參方行腳，多不似古人心行，每談論某和尚秖寫得幾個艸字、某和尚只有因緣、某和尚答語句遲、某和尚不立品格，只量別人長短，不看自己腳跟，看了別人貓兒，走失自家狗子。所謂『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有一夥後學，秖記得些嘴頭滑，逢人爭論一番、衒賣一上；或遇師家，只管胡喝亂問，只圖多問幾句為勝，又不知棒頭落處，縱奪殺活全然不知，猶如猜枚一般。如此參學，真可憐愍。古人有萬億問答，單單秖問未有天地未生前一著；善知識有萬億巧妙回答，單單只答了生脫死、返本還源目前一著，別無有問答。古人有未解腰包便問話，善知識也要從苗辨地、因語識人，看他學者來處開口便見，或是話頭疑情不破、公案未穿，或是雜念紛飛、熟境難忘，或是靜則有、動則無、工夫夫得成片，或是生死心不切、念話頭過日子，或是忘形死心、抱石沉淵，或是得個小休歇，種種禪病難以枚舉。學者只得當爐不避、鍼去線來，答在問處、問在答處，如水合水、似空合空，討個分曉。善知識秖與他解黏去縛，作個證盟人，指他人人有個活鰿路頭，令他勇猛精進，毫不間斷，一氣呵成，覷破未生前一著，一名無事人、一名出格漢，別無玄玅與他說。六祖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達磨盡力提持，秖道得不識。但今時人伶俐處與古人一般，秖是少培德行，一種能所勝負未忘，饒伊參到眼光落地、四大分離、神識昏昧、業境現前，毫無主宰、毫無定當，依舊黑漫漫地，與俗何異？甘為畜生群隊、脩羅伴侶、地獄根苗。從

前冊子上記人長言短語總用不著，一切四六文章、寫詩寫字總敵不得生死，未有實證實悟，單以理路作靠山。若以理路作靠山，釋迦一大藏教豈不是理路？何故末後拈花，迦葉微笑，方纔正脈流通？豈不見大隨參溈山十五年，一日辭行，溈云：『子一向在老僧邊多年，未曾問一句佛法。』隨云：『若教某甲問，秖得無下口處。』溈云：『子何不問如何是佛？』隨急以手掩溈口，溈云：『子得吾髓也。』此是參禪第一樣子。山僧也是見路不平，只得將古人行履重舉一番，自揚家醜。寒山子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山僧今夜效顰，也要應個時節。晴空月朗正秋涼，快賞人間萬慮忘，智鏡搜空千古夢，原無一字可商量。」

開示。「學道人，也不要你除惡，也不要你修善，只要你不被一切順逆境緣所轉，不被有為法所入，貴要你直心直行，更要一副鐵石心腸，方纔有些倒斷。今時只修萬行，已為自足，已為了當，饒伊勞勞碌碌，苦煉身心，到百萬劫，秖被聖凡網縛，不得到大自在大快活。何也？此事不屬造作修證，虛空豈受莊嚴？所以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只要伊外無所見，內無所得，忘機息見。若要做個無事閒人，直向未有三界時，未有六根時，驀直默契，默默體究，切莫間斷，本是活鱍家風，最玅最玄。祖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盛，因有分別，則有種種貪染，則通身是病通身藥。古人縱說萬種藥方，單治一心之病，今人不識病源，只向藥方上尋藥方，理路上尋理路，如人入海筭沙，終無了期。有無病服藥者，正是無事生事，好人不肯做，卻來屎裏臥。有病服藥者，自不知羞，自起自倒。殊不知病是妄病，藥豈實耶？還要自藥自治貪妄之病。有病退藥不消者，最難醫治，正是自賤家珍，貴他人寶。古人喚作雜食不消，忘失大道，終無快活。誌公云：『一切由心作，豈向文字求？佛說一切法，能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故我遠祖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山僧看來，正是以藥消毒。以藥消藥，只要個個太平，個個無事，連別傳也是多了。又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者兩句，何等直切？何等省要？何等成現？人多不愛，只愛調和五味四六文章。即今一個無名無相無依道人，孤明歷歷，現聽說底，正是祖師意，何勞問東問西，有何交涉？」

示眾。舉：「投子住山時，有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子云：『丫鬟女子白頭絲。』天目禮頌云：『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雙鬟鬢已皤，覿面不逢休更會，白雲飛過舊山阿。』山僧今日設有人問：『住山有何境界？』向他道：『石兒同行坐，木女共起

眠。』更為諸人頌出：石兒木女衣同穿，有甚先天與後天？莫將境界來辯我，饑來喫飯困來眠。」以手指云：「要識真金火裡看。」
示眾。「本自無難易，無端立易難，紛紛測度者，似有路可攀，誰識纔動念，遍界荊棘參？若是當家種草，貴在一切無住著，動靜時坦坦，吞盡十方界，無二亦無三。所以道：『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共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示眾。舉：「傅大士法身頌：『空手把鋤頭』」，師云：「佳人醉酒樓。『步行騎水牛』」，師云：「蹋破封皮自覺羞。『人從橋上過』」，師云：「喪身者少，失命者多。『橋流水不流』」，師云：「認著還非。將古人頌子下個註腳，與眾人通個路。」師舉杖作撐天勢，云：「是則是，漏洩不少。大地山河無彼此，分明獨露本來身。」
示眾。舉：「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簾呼茶，便知有客。此是決定義，因甚自把家珍拋散？百草頭毫無定當。更示一偈：箭去中來還共住，於中幾個知端的？娘生正眼莫蹉跎，杲杲珊瑚撐著目。獅子林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示眾。舉：「古人道：『秖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師云：「有心可了，轉沒交涉；無心可了，又道為僧心了總輸僧。且道如何是諸人了的心？」良久，云：「四方平定干戈息，月照秋江說向誰？」
示眾。「本自現成，認個現成，早已蓋覆。你若衲被蒙頭，隨隊喫飯，恰似爛泥枯樁，騰龍不藏死水；你若明歷歷、孤迥迥，亦似烈燄紅爐，諸塵不能聚染，猶屬間斷。只饒薦得當陽一著，早已落二落三；踏著頂門一竅，未免落七落八。所以六祖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示眾。「此事無中現有，分明八字打開，直截根源，貫通今古。和泥合水時，無處不周，隨流得玅；把斷要津時，針箚不入，打成一片。離見超情，含萬象於方寸，何嘗礙著？諸聖不敢安排，本無明暗，所以首山臨終偈云：『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眾。「道無邊表，定相即非；道絕思量，穿鑿轉遠。今古應物無遷，絲毫瞞他不得。虛空尚無明暗，明暗亦非虛空。饒伊行棒行喝，已落二三；立個問答，轉見不堪。豎拂敲床，多生習氣。縱將千七百公案透過，總是他人茶飯。貴在一念，不落諸緣。所以道：『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畢竟如何是自家境界？風過花來遍界香，遊峰竟不知何處。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示眾。「一一超然一一玄，盤走珠兮珠走盤，未生天地原具足，說甚空前與目前？因何長繫五欲染？甘作窮途運糞奴，朝朝日日隨他去，日日朝朝不返觀。且道作麼返觀？秖向未具胞胎時返觀，秖向天堂地獄、披毛戴角、四生六道處返觀，秖向現前異形異面、種種差別不可說處反觀，秖向煩惱場中、喜怒哀樂處返觀，秖向萬物凋殘處返觀，豁然觀透知端的，不妨隨類現形無染礙，大千世界掌中觀。祖云：『此事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到此方堪出家丈夫兒。』所以道：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睹，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者些不倒斷處，直須在日用尋常四威儀中著隻眼看得破始得。」

問答機緣

僧問：「和尚得雙桂老人正法眼，如何是正法眼？」師云：「坑坎堆阜。」進云：「又道『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是何意？」師云：「江河曉夜流。」

座主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未審依經即是？離經即是？」師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憾君。」主云：「畢竟如何是真法真道？」師云：「一言不中，千言無用。」

士問：「如何是無價寶？」師云：「嫁與雞，隨雞飛；嫁與狗，逐狗走。」又問：「如何是大乘？」師云：「直而不曲。」士云：「如何是小乘？」師云：「曲而不直。」

君貺羅春元問：「雙桂老人圓寂，末後句是有是無？」師云：「有。」士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白日青天誰共看？」士云：「別指示看。」師云：「波斯嚼冰牙齒寒，劫外春風吹幻月。」七云：「恁麼是馬道人賣墨？」師云：「思量即不堪。」

僧問：「釋迦、彌勒為奴僕，文殊、普賢為侍從，猶未是衲僧極則處。如何是衲僧極則處？」師云：「不敬功德天，不嫌黑暗女。」進云：「與學人通個消息看。」師云：「兔子喫牛奶。」進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云：「非公境界。」

僧問：「佛是甚麼人？」師云：「便是我尋常應用底。」僧無語，師反問侍者：「因甚到者裏說不出？」者云：「說不出是甚麼？」師云：「不用口。」者云：「不用口莫是耳聞麼？」師打云：「似三腳蝦蟆。」

僧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世尊拈花迦葉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破沙盆子當玄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船到岸頭一齊跳。」

射洪邑侯緣思孟公來山，請問：「如何是禪？」師云：「不假安排。」公云：「與敝教無二。」師云：「怎生見得？」公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師云：「向道不假安排，亦非內外中間。」公遂休。又問：「學人喜看語錄，秖是大半不知。」師云：「不知底是甚麼？」公沉吟。又問：「妄念起時如何對制？」師云：「用對制作麼？」公云：「不對制何得清淨？」師震威一喝：「是誰起妄？」又問：「見色不著色，見空不著空時如何？」師云：「無色無空時，你向甚麼著腳？」公云：「自有著腳。」師云：「苦有著腳，即被鬼神覷破」。公云：「和尚又如何？」師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公云：「因甚覿面吐不出？」師云：「相見渾無事，不來還憶君。」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黃金自有黃金價。」進云：「古人以濟人為糧，和尚慳吝不少。」師云：「闍黎欠少甚麼？」僧擬議，師云：「海神不貴夜明珠。」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長一尺不如寬一寸。」進云：「不問者個身。」師云：「山僧六尺軀，縫衣多費布。」進云：「者是幻身。」師震威一喝：「你看是幻不幻？」

僧問：「不在內外中間，在甚處？」師劈頭一棒。僧擬再問，師云：「既不在內外中間，切莫放過。」

僧問：「如何是空劫前事？」師云：「不與萬法為侶。」進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師云：「金木水火土。」進云：「既不為侶，何用金木水火土？」師云：「若無小人，不顯君子。」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云：「天地不能蓋載。」進云：「如何是生後面目？」師云：「穿衣先提領，戴帽剛齊眉。」進云：「學人不知。」師云：「羊揀乾處臥，驢擇濕處屙。」

僧問：「遠聞有個清果，今日秖見黃土果。」師云：「你只見青果、黃果，不見不青不黃果。」進云：「如何是不青不黃果？」師云：「鷂子過新羅。」

僧問：「本自具足，不假修持。未審以何行持即得？」師云：「一介不與人，一介不取諸人。」

僧問：「如何是人中境？」師云：「飛雲閣上風鈴動，蒼翠柏中鶴來巢。」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同門出入兩廊下，放箸拈匙著著親。」進云：「畢竟如何是親切為人處？」師云：「懸羊頭，賣狗肉。」

虎臣蔣太史入山，請問：「如何是金剛正眼？」師云：「夢裏寫詩章，不借三光勢。」史云：「學人明明了了，因甚吐不出？」師云：「秖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史又問：「趙州下禪床一匝，因甚秖轉得半藏？」師指地，云：「因下禪床，所以不全。」師一

日問太史：「者莖拄杖是你底，因甚在山僧手裏？道得一語親切便還。」史云：「請和尚替下一語。」師云：「誰不具足？」史云：「再代一語。」師云：「張三有錢不會使。」史云：「和尚還代得否？」師云：「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史禮謝而退。一日，又問：「宗門罵不作罵會、打不作打會，是否？」師張目視，云：「作甚麼會覷？」史沉吟，師云：「白雲萬里。」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一言截斷。」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裂破虛空。」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雷轟電掣。」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便打。

一日新到僧問：「如何是破沙盆句？對誰吟？」師打〇相。「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僧作女人拜，師云：「弄精魂漢。」進云：「三聖一喝意如何？」師云：「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師頌云：「蓋覆乾坤破沙盆，瞎驢一喝又重新，黃頭碧眼難迴避，獨許兒孫一口吞。」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掀翻四海尋知己，進門你自骨毛寒。」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羚羊掛角無蹤跡，山自高兮水自深。」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太平無禁忌，獨自任縱橫。」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久旱弗逢雲雨布，行人一去杳無蹤。」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水漲船高，隨流得玅。」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答汝便是第二句。」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者裏半句也無。」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便打，僧作禮，師當頭連蹋。

僧問：「弟子中途出家，還參得禪否？」師云：「泥融飛燕子，沙暖宿鴛鴦。」僧禮謝，師即示一偈：「參禪不拘遲早，出家何論老少？埜鶴直透雲霄，解纜中流自玅。瞥爾情忘愛絕，不立途程便到。」

行者問：「生死事大，可講說得否？」師云：「講也講得，說也說得，山僧只是不欲盉污人面孔。」者擬議，師云：「眼裏耳裏著他不得。」者云：「在甚處？」師云：「滿眼滿耳。」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不是天堂，便是地獄。」進云：「畢竟在甚處？」師云：「不是牛胎，便是馬腹。」僧擬問，師直打出，云：「當面錯過。」

士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莫生枝葉。」進云：「不生枝葉時如何？」師云：「本分亦不立。」

僧問：「經律論是止啼黃葉，和尚以何示人？」師將拄杖作開弓勢。進云：「者是古人底。」師云：「山僧不屬今古。」進云：「不屬今古，學人有分也無？」師打云：「客不離貨。」
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是甚麼意？」師以手加額，高聲：「闍黎喚甚麼作剎竿？」其僧有省。師示一偈：「剎竿倒著，無病無藥。一法不存，天下太平。」
僧問：「如何是達磨九年面壁意？」師云：「盲龜鑽破壁。」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師姑原來是女人。」
僧問：「既為善知識，何名不會？」師云：「將你會底呈似老僧看。」僧一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復打。進云：「和尚以何作用？」師云：「喫飯我先動口，洗臉我先動手。」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要頭斫將去，終不涉途程。」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又去屎坑中走。」進云：「如何是眾生？」師云：「佛與眾生無異。」進云：「現前種類若干？」師云：「你自不肯承當，故有種類若干。」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十字街頭輥繡毬。」進云：「只者是？別有？」師云：「者是甚麼？」僧欲再問，師打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士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是何意旨？」師云：「不是閒人閒不住。」進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云：「閒人不是等閒人。」
果城王文學問：「儒家明德新民，未審釋家亦能明德新民否？」師正色云：「瞎。」士云：「和上即今是喜是怒？」師云：「矮子看戲。」士豎一拳，師云：「是甚麼？」士展手，師云：「強作主宰漢。」
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未開口時三十棒，迅雷掩耳以不堪。」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君臣道合，不立程途。」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兩口無一舌，百艸頭邊洩。」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北斗藏身，淖泥有茨。」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耳見即瞎，眼聽即聾。」
士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恐你承當不下。」士云：「承當後如何？」師云：「有甚奇特？」士云：「十二時中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云：「利劍不如錐。」
僧問：「蹋翻大海，活捉獰龍；捏碎虛空，單擒古鏡。未審此人有何受用？」師云：「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不許妄通消息。」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擬議則喪身失命。」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和聲便打。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來日再問」。
僧問：「黑夜中認賊為子，認子為賊有何分別？」師云：「分別多是賊。」進云：「如何太平？」師云：「青天白日說鬼話。」
士問：「家宅是主人生身活計，為甚麼要破家散宅？」師云：「說破則不堪。」進云：「也要大家知。」師云：「知是病。」進云：「不知又如何？」師云：「浪走漢。」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獨戰眾兵前。」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揚眉不瞬眼。」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九重鐵鼓一箭穿。」

勘辨機緣

師寓宿三臺，與僧坐次，師問僧：「你一向親近何人？」僧云：「壁觀和尚。」師云：「如何是壁觀家風？」僧云：「行住坐臥。」師云：「離卻行住坐臥道看。」僧豎指，師云：「隔靴抓癢漢。」復示一偈：「為獲金鱗上釣臺，幾番驚浪月方來。風雲縱許闍黎吐，不遇知音休放開。」
師問僧：「大道無根，因甚源流不止？」僧無語。師代云：「和尚是何心行？」僧便問：「如何是道？」師云：「鹿過後放箭。」
師問僧：「禪道各各有，問著如何對？」僧無語，師打。僧云：「和尚又多一番起倒。」師云：「何不早道？」
師與眾同途，撞著一夥醉漢，一僧云：「一半是醉底。」一僧云：「一半是醒底。」師云：「看來醉也不醉，醒也不醒。」僧云：「怎奈各各倒地？」師云：「是他快活無憂處。」僧云：「秖是天暮，幾時歸家？」師云：「正是漢地不管秦不收。」
師問僧：「在甚處來？」僧云：「靈隱。」師云：「飛來峰幾時飛到？」僧無語。師云：「你未到靈隱。」進云：「覺海呼猿洞也常隨喜。」師云：「見猿麼？」進云：「未見。」師呼僧名，僧應諾。師云：「猿出洞了。」
師問僧：「你在甚處來？」僧云：「峨山來。」師云：「聞峨山崩倒無蹤，普賢在甚處安身？」僧云：「不知。」師云：「在上座肩頭腳底，一息不離，因甚不知？」僧禮拜，師當頭一蹋，云：「自起自倒作麼？」
師問僧：「你在甚處來？」僧云：「洋淘溪。」師云：「與誰作伴？」僧云：「無。」師打云：「你過我獨木橋時，腳生酸澀，何

言無？」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云：「較量則失。」
一晚，大眾至方丈請開示，師喚行者閉卻門，息了燈燭，復高聲云：「看此事，抬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拈拄杖亂打出：「父母所生日，終不與子道。」
師問僧：「在甚處來？」僧云：「峨山來。」師云：「沿途有塘，汝作麼過？」僧云：「太平無禁忌。」師云：「既是太平，又來者裏討甚麼碗？」僧喝，師連棒打出。
師一日同眾向火，朱居士問：「《金剛經》云：三心不可得。未審如何得？」師伸手云：「老僧向火，許多快活。」士云：「未有紙墨時，真經在何處？」師云：「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

(施資眾善：何大全李氏 男顯應楊氏 蘇霖老母陳氏 任恒王氏 男生員之傑楊氏 孫男全杜氏 孫男神祐再祐小祐正任忠杜氏 陳光燦何氏 孫男生員爾常王氏 生員公列楊氏 男圓愷，仝刊不會和尚語錄，祈生生善果恒存，個個福海長清。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對。　嗣法門人慶雲識。　嘉禾　倪爾純刊。康熙三十年中秋月嘉興楞嚴藏經坊存板。)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七

門人永定、蓮明、慧惺仝編

頌古

世尊陞座

舌覆長空機掣電，文殊擊處分明斷。滿天星月自優分，雷罷風停渾一片。

文殊令善財採藥

文殊漫天索價，善財就地還錢。不知是甚毒藥，拈來充滿大千。

女子出定

行藏豈借他人力，出入從來各有時。春到樹頭華自發，因風吹火不須疑。

德山托缽

托缽堂前老作家，令人一見眼添沙，巖頭縱奪槍旗轉，幾識全機露爪牙。

風旛話

不是風來不是旛，知風旛處是誰看？明明動處明明動，不是風來不是旛。

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曹山孝滿。」進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山好顛酒。」

從來孝滿最風流，石女雲中輥繡毬。臘盡逢春華自發，月明依舊照高樓。

雪峰示眾：「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萬花叢過不粘身，渡海飛星隔外騰。遍界乾坤是隻眼，紅心心裏中紅心。唱拍相隨無背面，杜鵑歷歷吐家珍。

婆子燒菴

不薦當頭一著玄，可憐者漢別還錢。縱然坐斷千差路，未契翻身破笑顏。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山云：「火後一莖茆。」

火後一莖茆，乾坤俱覆了。孤燈穿暗室，水漲見船高。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山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僧云：「如何是一言？」山以火箸插向爐中，又迻向舊處。

仰山說佛法，火箸當頭插，放去迅雷機，收來無片甲。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埜鴨

尋常出入教人歸，扭住和聲不放飛。頓令一時肝膽碎，兒孫千古鼻頭輝。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具大神通，為父母說法。

明明一個本來身，山自高兮水自沉。誰許亂雲來伴住，長空月映渺無痕。

六祖因南嶽大師來參，祖曰：「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什麼物也恁麼來，揑不成團劈不開，今古一無名姓得，人間天上震如雷。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云：「如無手人行拳。」

無手行拳真活鱍，全身直透那一著，拈來打破者絃徽，撲地高飛一隻鶻。

寶壽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壽云：「莫管他。」

是誰不把金剛戴，見怪不緣其怪壞，一任雷轟電掣來，歷歷靈靈觀自在。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卻。」

問佛分明帝不忘，一翻提起一翻光。明星時照雪山頂，風遞幽蘭遍界香。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什麼對？

啞巴歌唱打鑼歸，醜態家常說向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龐居士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灘。」婆云：「易易，百艸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一夥鄉談真俗漢，蕩盡諸塵自了辦。齊把春風順逆裁，箍籬名共湘江泛。

船子為夾山

紅波釣盡即抽身，兩岸蘆華也斷魂。莫笑撐船江上賊，水中拿住混天星。

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裴云：「有幾卷？」僧云：「有兩卷。」裴云：「既是無言，因甚卻有兩卷？」僧無語。

無言海墨難書盡，裴公問處意猶深。看經看破無言意，言言盡向無言生。

丹霞燒木佛

劈燒木佛為天寒，院主胸中鼓黑煙，後識火灰無舍利，依然紅日挂眉端。

靈雲見桃華

春暖桃花色正鮮，靈雲一見醉翩翩。其中更有良工手，疑殺世人幾萬千。

香嚴擊竹

蹋翻漆桶和聲露，吞盡風雲瓦礫光。喜得當初不說破，至今春艷有誰藏。

溈山水牯牛

溈山水牯甚奇怪，不住聖凡真惡癩，月映千江不共流，當頭受了深深拜。

德山棒

當頭把定不容醜，劈破髑髏赤腳走。十聖三賢喪膽魂，盲龜跛鱉翻觔斗。

臨濟喝

入門一喝主賓分，撥轉黃河徹底清。電掣雷轟無別事，千年妖怪盡揮騰。

南泉斬貓

盡力傷心者一刀，艸鞋千古捕腥臊，兩堂僧眾如風過，誰解令行誰解銷？

婆子請趙州轉藏

兀坐如鐘，法法流通。再轉一匝，勞而無功。

樓子和尚因緣

你若無心我便休，街前人聽有風流。耳門忽中穿楊箭，春滿華枝月滿秋。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山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山云：「月落後來相見。」

個月從來無正偏，何須平地起波瀾。鷺鷥獨宿蘆華裏，兔角龜毛仔細看。

大隨劫火洞然

壞說壞兮隨說隨，傷心句子似鍼錐，兩個舌頭俱無骨，鼻孔依然向下垂。

高峰主人公

萬象俱忘一顆圓，冥冥杳杳洞玄玄，頂門迸出通身眼，說甚當年打瓦磚。

麻三觔

如何是佛麻三觔，渾渾圇圇甚處稱？跛鱉盲龜銜亂走，秋天孤鴈抱飛騰。

乾屎橛

就手拈來一屎橛，何定廣南何定越。雲門袖裏過輕舟，癡人猶把夢書揭。

庭前柏樹子

庭前古柏非枯榮，一肚肝腸徹底傾，不顧腳跟泥水濕，分明祖意點盲睛。

諸佛出身處

諸佛東山水上行，驢馱馬載是觀音。看風把柁真彌勒，運水搬柴孔老君。

南泉三不是

不是佛心不是物，雲從龍兮風從虎。饒君打算到驢年，六六原來三十六。

拄杖子

陰陽未具赤條條，情與無情一擔挑，拈向人天開正眼，當頭切莫錯風騷。

經首

八不八兮以不以，百萬人天抬不起。可憐多少數沙人，還是自家瞞自己。

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長空閃電。更問如何，赤心片片。

十智同真

十智同真理事圓，誰家無路透三玄。汾陽老子何多舌，一手猶分掌與拳。

和牧牛頌

未牧

尾直頭昂震吼哮，溪山蹋遍不知遙，通身放蕩童難近，壯氣雄雄不看苗。

初調

驀地相逢信手穿，明明歷歷猛加鞭，此回未肯輕容過，緊把繩頭著力牽。

受制

狂心漸漸絕奔馳，放去收來步步隨，艸料既調無少欠，牧兒猶自不神疲。

回首

歷盡心機喚轉頭，從前烈性已調柔，斷繩暫繫枯枝上，雲笠隨身且再留。

馴伏
萬華香秀水林邊，密密綿綿本自然，踞定腳跟隨處穩，牧童遙視不加牽。
無礙
風飄日炙體如如，一飽齁鼾何所拘？無孔竅吹無孔笛，個中醒快樂無餘。
任運
俱在乾坤一竅中，晴空艸色四時茸，飽餐餐盡忘今古，贏得山童睡正濃。
相忘
兔角龜毛豈定中，無心心與水雲同。月明光透和雲白，雲自高飛水自東。
獨照
牛自忘兮人自閒，空空蕩蕩別人間。牧童撫掌呵呵笑，大地無非一字關。
雙泯
有甚人牛有甚蹤，了無一物渾長空。其中消息難描畫，自有春風笑綠叢。

行實

靈耀、象埜二禪人領眾入方丈，請開示行腳因緣。師云：「予生來福薄愚鈍，氣質麤鹵，若盡說出，笑破諸方口。」耀云：「只饒不說，也知狼籍不少。」師云：「予乃南克楊氏子，母趙氏，生天啟元年辛酉十月廿二日辰時。幼小獃蠢，見人便羞說話，凡遇人啼哭、殺生，及背真逐妄、奸心巧計、心口不合，如割身肉，滿眼痛淚，自覺幻形非堅，人心不古，再來恐迷，與道轉遠。雖處富貴之家，如在火坑，如帶枷鎖，知色色是障道之根，有為造作世事，如飛塵過目，俱不在意，暗中只愁虛度。予十六歲時，暗走蓬溪智林寺出家，老母在家一月，減食形枯，予聞速回，且全母命，志不同群，雖入學堂，不愛讀書寫字。初遇天隱大師在予俗宅開示緇素做工夫，教參萬法歸一，只向一歸何處起疑，十年五年自有倒斷。予乃隨眾得聞，時刻疑著，頓在胸中，如油入麵。後值劫運大變，父母親緣俱喪，方得自由，始投惺初師祝髮。其年廿六，單包出蜀，值抵漢上，侍埜詰和尚山居四載，圓具足戒。一日，予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云：『洗臉自抹著，何必問外人？』予曰：『者個是已生面目，如何是未生？』師大怒，高聲云：『快向未生時問來。』予罔措，師連棒打出法堂，痛罵一頓。自此胸中如

結石然，行住坐臥只向一歸何處起疑，晝則隨眾作務，夜則衣不解帶，每被昏、散二魔打攪，不得清平，終夜昏沉，甚重難遣。常禮千佛懺。一日師云：『我者一堂僧都是頑皮癩骨，恰似泥塑木雕的飯袋子，無一個轉身吐氣，識老僧說話，不惟孤負四恩，一息不來，不在蠻婆肚裏，便在牛胎馬腹。』予聞得恰似在冰池裏相似，遂與同戒連打三七工夫，自覺成片，不疑自疑，不被聲色搖動，動靜一如，只是不得倒斷，如擔重檐一般，擔不起、放不下，自云：『大事不明，何惜身命？』似鬼神催住一般，數日內弄盡伎倆，捏緊拳頭，踞定腳跟，大張兩眼，盡力立參，一副心肝如迸出來一般，身體枯弱，逼得吐血猶不放過。連日師自打普掷，予只得帶病而出，行至中路，大雨不止，四面山水瀑漲，通身泥水透濕，寸步難行。天時已暮，只得勉強回山，正過懸巖，大風震吼，山谷應聲，予瞥爾通身似脫碎了一般，身世俱空，一歸何處？不覺出聲追審，自己聽得在此得個倒斷，遂有偈云：『萬法歸一一歸何？盡虛空界總包羅，帶累通身泥水濕，翻來覆去自磋磨。』予將偈念與師聽，師云：『此是途路得底，山僧看來屬途路在。』予云：『如何是途路事？』師云：『泥水不少。』予云：『如何是到家事？』師云：『待子到家，方與子說。』予云：『者回瞞我不得。』一喝便出，乃辭師下山。其年滿三十，往南方參徑山費隱和尚，一見便問：『你是甚處人？』予云：『四川人。』師云：『你帶有附子、黃連，何不呈出？』予進前兩三步作女人拜，師云：『四川僧個個是弄虛頭。』予云：『既以親見親收，何曾虛頭來？』師云：『是玉須經火。』予云：『莫盞污人。』師打，予連喝而出。至金陵天界寺，參覺浪和尚，予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云：『非公境界。』予一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處？』予云：『者老漢猶嫌少在。』復喝便出。予至天童，參木陳和尚，問：『如何是如如不動？』師良久，予云：『者老漢賣弄不少。』師云：『秖識老僧體，不識老僧用。』予云：『請和尚歸方丈。』予走南北十省，參濟洞二宗三十餘員知識，當機時受了許多痛打痛罵，作務時受了許多苦磨，多有機緣問答，予手拙不能寫，但只緣自了，盡行忘卻。其年四十，忽見破山和尚語錄，果有過諸方處，遂而還蜀，住靜一載，將佛祖言教語錄一目便知，方參本師破山和尚，一見始問：『通法末後來，請和尚最初句。』師云：『老僧舉杯吃酒，不知甚麼麤細？』予云：『恁麼舉處甚分明，家家無二路。』師一喝，云：『當面錯過。』予云：『通法奔南走北全仗他力，那裏是錯過處？』師云：『他是張保、李保。』予兩手叉腰作聽勢，師便打，云：『者漢久在江南吃餿飯，卻來者裏討新鮮。』予云：『若從他覓，已不新鮮。』師復打，予連喝，便出。一日，

同眾拆房，值瓦落，打破頭頂，血染通身，一眾忙然，師走出方丈，云：『此子頂門具眼。』予云：『正要和尚證盟。』師云：『本無一物，與子證個甚麼？』予云：『既然無物，何處不明？』師云：『正恁麼時鄭？』予揩血視師，曰：『滿目風雲收不住，紅光一道射寒空。』即時呈偈：『香巖擊竹聞聲處，何似當空驀劈開？驚起泥牛吞宇宙，從前知解一時灰。』一日，本師在眾，舉：『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予云：『蒼天，蒼天，醜態家常說向誰？』師云：『者個猶是語。』予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為肚皮憨？』予云：『和尚猶在語中。』師云：『將謂老僧是語耶？』予云：『瞞通法即得。』次日出坡，本師當路高聲，復舉前話，予大喝，師云：『再喝看。』予云：『再喝即頭上安頭。』師笑云：『此子欠學。』次日，本師喚予進方丈，豎拳，云：『喚作拳頭卻是巴掌，喚作巴掌卻又是拳頭，喚作甚麼？道一偈看。』予云：『明明古鏡照無私，覿面難藏向上機，若作拳頭巴掌會，新羅鷂子過多時。』值中秋，師指月餅示眾云：『時臨冷淡中秋節，四海禪和心未歇，雲集同來覓指歸，一人一餅一輪月。有時明中有暗，有時暗中有明，且道作麼生吞吐？試吐出看。』予云：『一輪光皎潔，本自無言說，森羅萬象中，體別神不別。』師云：『此是長連床上學來舊話。』予繞坐一匝，師云：『此是月，作麼生吞吐？』予云：『若教吞吐，已不圓全。』師咄!　予從東過西，師即命眾和韻，予云：『吾師命眾賞秋節，本自無塵何用歇？吞吐渾教宇宙空，抬眸不見天邊月。』師一日云：『我者一堂都是會底，秖有你一個不會。』予云：『教通法會個甚麼？』師云：『難道你喫飯也不會？』予云：『若論喫飯，誰不具足？會亦是病。』師深肯之。重陽日，師指菊誡眾云：『危石孤標菊正芳，隨風飄墮落禪堂，諸人惜取娘生鼻，莫逐目前臭與香。』予和云：『獨立尖峰菊自芳，滿腔意氣透雲堂，而今鼻孔隨收放，遍界人聞遍界香。』師同眾坐飲，夜深忽舉杯云：『道道看!　』予云：『團圞高舉示禪流，老大漁翁意在鉤，一吸曹源波月盡，萬億須彌笑不休。』師一日喚予進方丈：『你不喫酒，寫把扇子，作個寬限，拿去收拾。偈云：閒來雙桂習枯禪，七破蒲團非偶然。捲起簾兒云不隔，始知不負草鞋錢。』予云：『者老漢漏逗不少。』師云：『卻是你恁麼。』子云：『做賊人心虛。』師瞠目云：『正是做賊人心虛。』予作懼怕勢，以扇遮面便出。不數日，師舉牧牛頌、德山托缽公案驗眾安職，師頌云：『手持缽也身袈裟，日逐形儀何太賒？動靜自忘纔舉念，出門撞著生冤家。歸去罷，較些些，暗驚春鳥落藤花。』予頌云：『托缽堂前老作家，令人一見眼添沙。巖頭縱奪槍旗轉，幾識全機露爪牙？』師命予西堂

職，予本無學無福，曾受許多驚險憎嫉。予辭行，師云：『老僧將滿七十，要來空手來不得，要去空手去不好。你此時在千人足下存，後來在萬人頭上坐。』師正滿七十，眾集二千餘人，共慶大年。師將眼、耳、鼻、舌、身、意各分一偈，以付六人。予得其眼，偈云：『得吾眼也覷浮沉，淺則淺兮深則深。莫學瞎驢趨大隊，破沙盆句對誰吟？』遂將偈拂面付與予，杜絕人事，閒居寢堂，大眾驚諍，大震叢林，予不敢辭。予年四十五，匿跡射江清果禪院，甘苦備嘗，有志未逮。又越辛亥冬，其年五十有二，始得拈香。予賦性不敏，未工文字，種種醜態，難盡舉似，略出其概，以告眾兄弟，幸勿見笑。」

佛祖讚

釋迦佛

自覺覺他先輸你，天上天下誰能比。末後拈花全不顧，破家喪宅從此起。只言你是無事人，沙盆今又殃我舉。

接引佛

西方大教主，卻來東土立，長伸一隻手，不知何年息？山僧莫者閒工夫，惟將白棒當頭劈。

彌勒佛

彌勒彌勒，誰被你惑。怕你笑面，寧可直說。鬧市街頭等個人，不見幾人能接拍。或時伸手化文錢，要人取出珍藏物。千方百計按牛頭，笑殺乾坤顛倒客。

觀音

圓通觀自在，時把風流賣，三十二應身，處處現醜態。雖然雙耳聾，借此多捏怪，慣弄鬼眼睛，凡聖一船載。不是憐汝赤腳走，定要打你天[寧*頁]蓋。

墨像觀音

紙墨莊成，名曰觀音，仔細看來，玅在無心。波濤襯足，隨類現形，眾生執我，你太勞生。雖然如是，幾個男兒摸壁行？

普賢

普賢普賢，萬行莊嚴。騎六牙象，身滿大千。指揮如意，隨類方圓。饒伊萬行具足，我秖不愛你說因說緣。

達磨

滿腔惡毒，急來東土。一見梁王，本錢不顧。獨過江心伎倆窮，九年面壁風雷露。者漢翩翩得意回，震旦果然無別路。

又

你越九國來，無事來生事。一葦浪頭漂，未免全身濕。不是神光老，怎生回得去？而今看將來，遍界俱狼籍。

六祖

砍盡雲山一擔挑，黃梅腰石正英豪，覿面難藏未篩米，夜半衝營捨命漂。

馬祖

金雞預讖一著先，天來大禍在磨磚。春色滿園關不住，曠劫英雄盡蹋翻。

密雲師翁

蹋碎桐棺山頂雲，扶起太白峰池月，中興臨濟正綱宗，六坐道場猶未歇。一棒揭開徹底窮，是聖是凡俱腦裂，不許人參隔夜禪，吸乾龍池四海竭。原是世外箇樵夫，細密不來麤出格。

本師破山和尚

換盡魔佛人天膽，醫方全用十八反。顛拈倒弄令人疑，聞者見者骨毛散。起死回生正脈通，千七葛藤連根斬。我亦深遭痛棒來，冤家代代難收挽。酒壚肉案是家風，混俗和光別一款。

又

第一討便宜，是者白拈賊。冷笑鬼神忙，又言無法說。日午打三更，魔王喪魂魄。慣用吹毛劍，坐斷人天舌。重疏滹沱河，翻洗曹溪月。思量憾不休，犁[禾*巴]幾時歇。

丈雪和尚

劍閣險還可過，者漢機迅難卜。慣在痛處深錐，搜盡一腔雜毒。惹得腥羶遍地，驚起神號鬼哭。收盡南北番商，業風轉吹西蜀。中興圓悟家風，賣弄破山酒肉。搬磚弄瓦去，黃葉儘多；拈拳豎拂時，雲散空谷。罵佛罵祖為由，定感滹沱正續。

六岫和尚

者漢將四海水掬乾在手，不漏一滴，三光照不著處，只用一枝禿筆扭轉人天鼻孔，不費一毫氣力，見者熱惱全消，行徑非儒非釋，兀坐恰似鐘無心，臨機傾出波羅蜜。

九念和尚

龍睛虎貌氣蒼蒼，註破天文地脈場，把住曹溪誰亂湧？不將一滴播諸方。一任人天齊叫渴，或廛或隱罵顛狂，定是上方閒古董，嬾把虛空論短長。

凝真和尚

者漢原來活潑，是非場中擺脫，卻又隨類施機，鬼神也難摸索。生涯別是家風，單提臨濟棒喝，把斷佛祖咽喉，世法佛法剷卻。為人敲枷打鎖，當下個個快活，每入洪波大浪，說甚當年搖鐸？魔宮虎穴悠游，不住聖凡位縛。

寂光和尚

形如埜鶴，沖霄無侶，奪驪龍珠，擊鳳凰髓。氣骨蒼蒼似無情，心融萬物歸一己，只因狼籍高峰頭，是聖是凡都仰止。四來金玉火中看，鉗錘時在紅爐舉，鬼神隨步覓無蹤，榮辱無嗔讚不喜。者樣忘情絕境人，真堪嫡骨破山子。

萬竹和尚

疾燄過鋒白拈手，一言截斷群機口，不打從前舊葛藤，齒露鞋穿現家醜。賣弄老盧一物無，或時又指衣珠有，乍晴乍雨不如聞，竹院遍棲蜂幾斗。

自贊

千葉雲請像贊

者個川僧七十九，逢人不解藏家醜，攔腮劈面驗群機，細行全無赤腳走。紅絲蹋斷任周流，吸盡西江非舌口，五味因緣不喜聞，打翻跳蚤手非手。昔年騰蹋暗驚群，嘯倒白拈雙桂叟。

靈耀慧首座請

據個甚麼端的？生平不喜紙筆。那管文字三昧？為人攔腮劈脊。只教當下翻身，不待今日明日。處處人情盡絕，供養有何利益？

又象埜意知客請

者個川和尚，肚內無伎倆。佛法人情不通，全靠一條拄杖。撥轉生蛇化龍，陸地無端起浪。

又慈昆玉請

性急如電光，胸無一物藏。談吐無義味，聖凡難度量。四來龍象多，不知有何長。

又徹參維那請

禪教不通，字不知寫。者樣村僧，人天有幾。平地使人忙，迅速難迴避。單提破沙盆，滅瞎驢宗旨。

參學吟

曠劫恩波，隨果身飄，浮漚幻體，風火幾遭？不隨名利，戒定慧刀，尋山問水，甘守寂寥。麻袍重補，艸繩縛腰，品字烘柴，煨芋連苗。朝朝活計，埜菜滿瓢，一天星月，逝水滔滔。風吹竹戶，無情品簫，百華滿地，富貴無驕。誰是知音？孤雲繚繞，行

果未圓，益我勞勞。艸鞋[跳-兆+孛]跳，拄杖橫挑，參叩諸方，頂笠腰包。冤家聚頭，相木棲巢，叢林規範，能忍能調。問禪問道，白棒連敲，鍼去線來，機鋒不饒。覿面相逢，獅子吼哮，如水合水，奮迅波濤。似空合空，兔角龜毛，人境不奪，格外風騷。當爐不避，丈夫英豪，三拜得髓，師資契交。本無一物，呵呵大笑，千七百則，俱是權巧。者椿公案，了無可了，逢場作戲，遇水安橋。種種醜態，也漁也樵，國王水土，四恩總報。遠近檀那，福慧海潮，本自具足，難畫難描。原同太虛，阿誰欠少？臨濟門庭，透三玄要。後學初參，討箇分曉，頑皮浪子，也須急早。別有岐路，敗種芽蕉，如斯將去，大非潦艸。報參玄士，衣盂禪繼，何論遲早？

十二時歌

半夜子，夢裏無定止。忽醒來，慚愧無一事。雞鳴丑，鐘鼓一齊吼。眼瞇麻，恐落他人後。平旦寅，不用窗前燈。捲起簾，大家喫糊餅。日出卯，休向他人討。莫動著，一任堂前草。食時辰，蝦蟆鼓眼睛。活潑潑，阿難問世尊。禺中巳，剔起眉毛是。任追尋，何曾有一字。日南午，看看主中主。影直端，大蟲原是虎。日映未，盧陵米價貴。木楂羹，只要嚼得碎。晡時申，八兩是半觔。古家風，寂寞好愁人。日入酉，收拾子。胡狗沒關欄，蝦跳不出斗。黃昏戌，見黑是何物。難瞞他，剔起光明燭。人定亥，衣被一齊蓋。赤條條，何必觀自在。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直到頂。拄杖子，惟是個中人。
山中住，不覺全體露。好愁人，幸有雲來護。
山中坐，蒲團經幾破。提不起，日月閒中過。
山中臥，一歸歸。何處忽翻身，從前俱登破。

分燈

付靈耀淨慧

雙桂迭來個嫩枝，射江山畔縛獅兒。逢場遇著冤家種，驀鼻穿來報我知。

付鼎足性靈

參遍諸方一古錐，無人敢下毒鉗鎚。金鼇逼得通身汗，虎穴魔宮任子揮。

付象埜淨意

濟祖門庭覿面提，贈條拄杖掃狐疑，顛拈倒弄隨收放，直指鼻頭向下垂。

付徹參通奮

入泥入水老婆心，總為闍黎徹骨貧，幸據撩天鼻孔去，飄來雙桂射兒孫。

付自惺慶法

金鼇隊裏露家常，曾識闍黎鋒太銛，付汝龜毛拂一柄，穿雲透月祝吾香。

付千葉慶雲

五味場中得出來，相逢一拶笑顏開。千差路口齊關斷，匯入曹源達聖階。

付歸一圓澄

三萬八千路直來，紛紛差別念都灰。巾瓶久待忘歸住，情盡圓明正眼開。

付慈裔法衍

法幢久豎碧山東，每躍魚龍懶驗功，獨有闍黎騰踏別，臨機疾健續吾宗。

付慈昆法玉

傳法傳心非本源，無心無法本虛玄。本來心法無傳學，付汝流通正脈傳。

贊慈容老宿

行徑氈氍，語言莊粥，浩氣逼人，寧直不曲。清輝時映嘉陵江，素影卻藏於隱珠。呵呵! 我擬原是再來人，非僧非儒亦非佛。

(至嘉禾造錄入藏， 參學禪人慶登、慶永、仝理，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對清、 嘉禾，信善倪爾繩等刊。康熙三十年八月中秋日。)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七終(嗣法門人慶雲識。嘉興楞嚴藏經坊存板。)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八

參學門人馮述善、陳搢、楊章、任之傑等編

指禪說

禪！禪！不屬天生地湧，那堪東土西乾？不屬師承學解，那堪滿肚狐涎？不屬染淨修證，那堪理路鑽研？不屬生滅取舍，那堪迷減悟添？不屬思量卜度，那堪文字語言？不屬觀心靜坐，那堪默照邪禪？不屬語默機境，那堪著意忘緣？不屬將心待悟，那堪坐地上肩？不屬無心自玅，那堪慶快悠然？不屬死眉閉目，那堪良馬不鞭？不屬大千沙界，那堪內外中間？不屬泥塑木雕，那堪色象莊嚴？不屬安排造作，那堪簸弄金錢？不屬五行拘繫，那堪執坐方禪？不屬頑皮鈍骨，那堪棒喝指端？不屬四相諸相，那堪人法不蠲？不屬得少為足，那堪化城不前？不屬靜極生妄，那堪妄引妄連？不屬妄似浮木，那堪逐妄長年？不屬毀譽榮辱，那堪花現金蓮？不屬是非辯論，那堪機心還源？不屬人天小果，那堪奇異為禪？不屬住心內澄，那堪抱石沉淵？不屬精進惺惺，那堪急火油煎？不屬十全稱意，那堪五欲為便？不屬隨人起倒，那堪自失真全？不屬欣厭進退，那堪斷續成篇？不屬喜怒哀樂，那堪賣弄腥羶？不屬不用證據，那堪認瓦作磚？不屬自言無分，那堪自棄自遷？不屬若存若亡，那堪多費盤纏？不屬凡聖階級，那堪擬議天懸？不屬殘羹餿飯，那堪巧語新尖？不屬名聞利養，那堪有玷先賢？不屬寂寂無記，那堪古廟爐邊？不屬草衣木食，那堪吸露昇仙？不屬曠劫修因，那堪今日來年？不屬死句活句，那堪空劫已前？不屬私慾坐馳，那堪養翼飛鑽？不屬半夢半醒，那堪古墓翻磚？不屬心隨境轉，那堪身坐蒲團？不屬念念遷流，那堪和不返旋？不屬將心用心，那堪藥載滿船？不屬死木土灰，那堪水滴石穿？不屬棄有著空，那堪掘地覓天？不屬熱鬧門庭，那堪堂前無草？不屬剎那變滅，那堪紅絲不斷？不屬記相似語，那堪認影認響？不屬昏沉散亂，那堪起念屏除？不屬有知無知，那堪有空無空？不屬心外有法，那堪內有可得？不屬求佛求法，那堪有漏有為？不屬人天供養，那堪神通異端？不屬自懷自足，那堪心住無生？不屬不忘己見，那堪識情滲漏？不屬逐境不化，那堪隨夢顛倒？不屬依語生解，那堪隨照失宗？不屬有佛可成，那堪有眾生度？不屬意識領解，那堪家親作祟？不屬一物當情，那堪法法邪生？不屬步步行有，那堪口口談空？不屬拖泥帶水，那堪機緣說破？不屬思量測度，那堪方寸魔繞？不屬著意紛飛，那堪忘懷鬼

窟？不屬有形遮障，那堪空墮悄然？不屬入定凝神，那堪劫滿不墮？不屬一念疑佛，那堪心生法生？不屬智知不知，那堪不息心源？不屬把捉不放，那堪湛湛深坑？不屬有物可比，那堪本同太虛？不屬執淨解脫，那堪執淨魔侵？不屬廣談因果，那堪黃葉為金？不屬執迷待悟，那堪妄盡覺圓？不屬截斷此岸，那堪別有西天？不屬冤債罪福，那堪罪福不蠲？不屬水邊林下，那堪間隔山川？不屬心懷無著，那堪起念搜旋？不屬安閒愛樂，那堪自在魔天？不屬能所能了，那堪能是魔根？不屬普賢行門，那堪紙裹麻纏？不屬平常無事，那堪死水龍眠？不屬見聞覺知，那堪豎拂拈拳？不屬善惡因果，那堪舍妄求玄？不屬非難非易，那堪直指單傳？不屬凝心入定，那堪冷灶無煙？不屬將心無心，那堪暗合金仙？不屬神通玅用，那堪狗尾續氈？不屬舉處承當，那堪影卸心田？不屬解悟為悟，那堪意識引牽？不屬陰陽福壽，那堪帝釋侍前？不屬悟後懷悟，那堪執悟悄然？不屬不疑言句，那堪自合管絃？不屬有迷有悟，那堪二種成顛？不屬成住壞空，那堪萬物同源？不屬色空明暗，那堪和會粘連？不屬似空合空，那堪空合了然？不屬離合聚散，那堪誰後誰先？不屬藥病對治，那堪執法萬千？不屬守一為正，那堪醉臥花氈？不屬情識起念，那堪短偈長篇？不屬有為功用，那堪接竹點天？不屬鑿破混沌，那堪禪上安禪？道云：玄之又玄。儒云：仰高彌堅。須臾遍周沙界，無物難比難宣。禪！ 禪！ 不知是甚麼物，卻又隨類方圓。禪！ 禪！ 世尊拈起金蓮，飲光露齒破顏。少林九年面壁，神光一臂不全。南嶽故爾磨鏡，普化半風半顛。斬貓正令太切，百丈為人開田。黃檗高聲喚轉，寒山拍手笑天。布袋街頭立等，石鞏箭不離弦。臨濟三玄三要，曹洞君臣正偏。龍潭吹滅紙燭，華亭入水覆船。禪！ 看這一夥窮煎餓炒絕情漢子，生擒活捉，慣穿水月，撈摝空花，不容之乎也者，只教個個零零落落，無依無靠，無佛無魔，無去無住，衣穿屋破，躲避不及，獨露頂門。教云：「法身無為，不墮諸數；玅性圓明，離諸名相。」所謂「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破山和尚偈云：「打的不是坐，參的不是禪，快活日子不過，逐日思想成顛。」此偈亦似堯風舜日，太平無事，其毒害更深。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咦！ 寒猿夜哭巫山月，斷腸何必再三聲？

和牧牛頌

入山尋牛

奇松怪石幾千層，一向拋離今復尋。峭壁懸崖真可長，滿林荊棘虎狼聲。

初未見跡

頻頻舉步恁麼行，拄杖頭邊通個津，水綠山遙無別路，相逢只在野花村。

摩挲捉獲

覿面分明是個牛，輕輕呼喚不回頭，慢把鞭繩驀地擲，咆哮忿怒一時收。

得牛調治

牧童晝夜費心勤，草料均調意更親。密密綿綿無間斷，鞭繩猶在手中停。

牧牛馴伏

山悠悠處水悠悠，放去收來得自由。林下牧童猶未歇，牛兒不用鼻繩頭。

騎牛歸家

頻吹鐵笛梵音弘，牛背牧童喜氣濃。拍拍相隨能幾識，歸家步步樂無窮。

忘牛存人

忘牛處處任流通，人住空山體亦窮。法法從來無法法，了無一法自玲瓏。

人牛俱忘

物我俱忘空合空，量周沙界盡和融。清風一片無拘束，不記東西南北中。

返本還源

無形無跡體還圓，湛湛凝然宇宙間。萬億須彌長作伴，一輪紅日照玄關。

入廛垂手

春光處處設祇園，柳巷花街大覺仙，總為婆心傾法乳，顛拈倒弄到驢年。

三毒頌

無端放浪莫遮攔，淹殺先天何日乾？秖看貪從何處起，沸湯爐炭化金蓮。
舍宅焚燒一念嗔，昏昏黑暗昧天真。修羅隊裡翻筋斗，無價寶珠幾復明。
一上不立分三個，長年癡醉自網羅。衣中寶劍猛提取，重重關鎖當時灰。

雜偈

總戎聖業陳公呈法衣

大將來呈補碎雲，冤冤殺縛個兒孫。莊嚴有相歸無相，裕後光前破暗燈。

辭射蓬兩郡紳衿檀越

法幢久樹在鄴江，草料頻添不二場，縱轉渡頭猶未歇，檀那福慧自悠長。

示戒子悟徹

依師教訓莫因循，百煉方堪神鬼欽。眼耳若隨身色染，八寒八熱是家親。
正眼圓明是戒根，重重關鎖指迷津。披持盡屬兒孫事，祖父從來不離身。

愛網籠中飛出奇，何緣慶幸得便宜。想伊全仗東風力，粉骨難酬大護持。
鐵石冰心志貴堅，檀那九族仗生天。有時識破無持犯，萬億乾坤一串穿。

示靜一戒徒

戒行如孀定慧基，無持無犯是真持。恒持自徹虛玄玅，久侍巾瓶自有時。

示慧惺戒徒

有持有犯戒珠虧，無持無犯戒珠輝。未到懸崖雙撒手，干戈戰罷是誰非。

示圓善戒徒

袈裟不是等閒衣，越聖超凡出網梯。不信師言空剃髮，三途都是悔修遲。

示續祖戒徒

家賊難防家賊勾，七擒七縱沒蹤由 。返觀賊是家中寶，戒性圓明豈屬修。

春日示徒孫偈——道忱、道愷、道恆

春日晴和物物芳，莫教虛度個時光。杜鵑枝上聲聲語，反聽情忘達本鄉。

師七十自勉

浮生七十寄山河，自覺疏狂錯過多。返看世間伶俐客，自輕自賤更癡磨。

任正宗祈嗣菊月生子，寄名圓麒、圓麟、圓澤

這個兒童也異常，上元祈保菊來芳。麒麟山送麒麟子，道一生生覆育昌。

蓬溪文學楊大來送子寄名圓祥

赤城鳳子寄麒麟，佛照三多化育增。後不久留桃浪客，聯登科甲報君親。

示徒圓通證一

辭親割愛越塵輪，妄歇情忘本現成。不做一回新斬斷，又來行了又來行。
出家學道行為先，五欲場中休去緣。動靜忙閒開正眼，不生一念證通圓。
英年入道莫偷閒，不住福田道自玄。多少化城高枕客，幾人超出色空天。

為千葉吾徒拈二偈

慶雲遍覆大千葉，是葉枝枝撐著月。雲月無心運化空，吾徒堪舉驗賢哲。
一國花乘一釋迦，大千世界一塵沙。明明獨耀陰陽外，凡聖同源一葉花。

山居

久寄溪山伴白雲，偶來塵世暫為賓，同鄉問我還源玅，喫飯穿衣屙屎人。
形枯鶴髮將還沌，萬物俱忘醭滿脣。莫怒野人違律法，恩施德胤公侯門。

為吾徒圓泰

沙彌定有前因來，勤侍巾瓶莫賣呆。眼耳莫隨財色轉，法門孤迥看英材。

示真慧戒徒

戒是根基行是墻，時時把隘緊提防。挺身殺盡狼煙息，衣甲銷同不夜光。

示慈參戒徒

三毒銷鎔體自然，何須善惡兩頭擔。因何不重形山寶，取舍無端住福田。

示慈昆戒徒

戒性圓明破暗燈，不迷焉得有貪嗔。若能念念常觀照，堪與波離把臂行。

示志一戒徒

戒是根基行是墻，是誰披鎧治誰狂。干戈戰罷忘功用，白日青天賊獻贓。

示不愚戒徒

身心俱戒戒非身，心戒俱忘越太清。世界只因情愛有，都來依樣息貪嗔。

示蓮明戒徒

勤修戒定快超群，去妄求真猶屬塵。不住色空忘染靜，方堪弘法報冤親。

示道忱

三毒銷鎔少放參，自然五欲不相關。挺身立個超群志，雙桂飄香望子擔。

示道愷

盡虛空是福田衣，遍界當人個坐具。歷歷孤明超象外，菩提無樹強除枝。

示道恆

者個沙彌氣骨強，逢緣遇境要羞藏，腳跟蹋斷五雲線，異日回龍遍界香。

示圓聰

者小沙彌也異常，辭親割愛禮空王。勤修三學依師訓，普報冤親極樂鄉。

總示

戒行如孀猶執礙，不持盡屬魔軍界。觸塵不被根塵轉，兔角本無增減壞。

為常光脫白

雲關蹋碎去當時，一曲高歌助子機。常憶叢林如護目，管教祿位與天齊。且道出林一句有何祥瑞？秋鴈一聲迴，天空萬里青。
來寄叢林父有言，九泉無慮子長年。超群具有攀雲勢，忠孝時懷遇墨仙。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孤圓。諄諄教戒無餘事，清白傳家代代賢。

弔慧曇法姪

慧燈轉照六窗寒，還借了明隨類安。無住優曇能破暗，金烏猶出水雲關。
大千世界曇花裏，萬象森羅慧育成，玅體虛玄空染礙，塵塵剎剎露全真。

訪天台法兄凝和尚

同源共乳飽先騰，善識群機巧為人。弟望阿兄吹一笛，方堪水草寄浮身。

筧水

暗通一竅效何靈，半澤群萌半滌塵。運用四時恆不間，還源動定本無心。

為幻融法姪

出水騰龍躍五天，潺潺幽韻別人間。都來玩賞渾如醉，得意忘歸樂道仙。

自如大德壽

兀坐孤峰忘歲月，下方忽報碧桃開。剔眉試看松筠皤，引得群仙駕鶴來。

為象埜吾徒建法堂

小院重輝勝五天，龍回時過水雲瞻。黃梅遞代真消息，堪與吾徒驗正遍。

為圓宗常松脫白

袈裟數載覆魚龍，今化飛騰萬里鵬。清白傳家千古秀，擔泉帶月續流通。
子依僧像寄空門，撥轉雲關祟不侵。此去文星光映壁，聯登獨耀勢超群。忠孝全時弘祖道，多生慶幸莫因循。

為常生寄名

來寄空門越險津，袈裟角裏覆常生。海心無浪三多秀，拄杖頭邊不老春。

護法殿

護小沙彌如待賓，他年一念護叢林。雲關撥散文星耀，忠孝傳家世代榮。老大梢公休瞬眼，金鰲殿閣更重新。

為智波禪人示二偈

上下四維不住蹤，有何南北與西東。猛然踏轉沉潭月，義斷情忘萬象空。
智波波含火，智火火含波，若識和合體，佛常在此過。

示通鑒沙彌

小小沙彌具大機，侍師切莫厭勞疲。有時堪續傳家子，緊把靈根善護持。

示如善行者懺罪

如善善如如亦忘，幻漚原是佛家鄉。猛然識得東風面，罪福消同過電忙。

示圓澄號歸一

圓澄取號名歸一，煩惱場中貴暗識。不記春秋暑與寒，渾忘一笑知端的。

示常見行者

常見見無見，常知知無知，非見非不見，非住亦非離。

示圓相

圓相無形天地先，古今應化化無邊，時人不解無形玅，還向無中識本源。

弔湛虛禪人

生亦如兮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明明獨耀陰陽外，應化隨方不住拘。

為圓海脫白

佛光主照十餘秋，覆育三多任自遊，今日空門留不住，青雲得路占鰲頭。

毛相公脫白(諱)飛鵬

來寄空門翼養成，去登雲路定超群。好將忠孝傳家國，祖脈流輝遞代榮。

贊本源法兄和尚

者漢舌頭無骨，先拈黃葉止哭。貧者直示衣珠，富者不許住足。分毫不肯放過，踏翻凡聖窠窟。活逼拈牛下兒，人天偏肯推出。住則如蜂護王，行似戰兵擁纛。生平不梳粧，釵釧鎔一物。西溪一派長，充盈四海毒。

贊大鑑老宿

無功受祿個老叟，踢翻雙桂只一口。閒敲貝葉似風翻，動靜面南看北斗。世外乾坤渾坐忘，騰騰兀兀破空有。顛拈倒弄似兒童，不知塵世多花柳。這樣絕學隱山流，轉身定是揚家醜。

寄住山行者洞徹

踏斷腳根五色線，何妨城市與溪山。不能直下超玄鎖，處處浮花礙眼關。

和凝法兄韻

浮生雖寄別人間，笑指虛玄有甚拈。一段家常公漏洩，目前惟對五雲煙。

示圓星小沙彌二偈

者小沙彌世裔來，圓明星耀越塵埃，巾瓶久侍全機化，格外令人夢眼開。
截斷情關愛鎖來，豈同點額逐空回。陰陽難束忘家客，普報雙親入聖才。

病中有感

一輪花甲患咽喉，把住關頭氣不周。惟有太虛難掩塞，風雲忽散月當秋。

避兵感懷

空寄山河剛六十，法門無補狼煙逼。悶來也憶舊陀天，又覺娑婆願未息。
瘦骨如鋼鑄鶴翁，懶登曲彖效頑童。眼前多少閒題目，對境猶如過樹風。

七九作

假借形囊試幾番，皺痕凸凹覺氈氈，火風聚散無增減，還借了明正眼看。

因事有感

臭屍何必衣衾棺，拋散山河將各還。舍利縱明猶屬幻，不煩窣堵在人間。

寄大鑑老宿

飽餐雙桂老鄉尊，久處林泉毒更深。遠地歸來如埜客，旁敲正打念伶俜。

師六十四偈

年來八八通身懶，過目如風念念灰。試看有為無盡日，玄機豈用巧安排。

佛成道日

雪山子夜見明星，一段風流畫不成。世出世間俱照破，是誰眼裏少瞳仁。

為幼姪重陽

重陽來到碧山頭，一片婆心為子留。詩對叮嚀千萬遍，十年之後向誰儔。

生員任璽送子寄名圓胤

子寄空門仗碧山，風塵削淨躍雲關。他年忠孝傳家後，盡性明心一樣擔。

為三書陳文學分燈

就中消息念三書，晉接機投志不孤。釋氏孔門今兩得，芳名萬古作規模。

為波轉法姪

終年學道志超群，貴在時時近至人，蹋轉波中星月迴，大千沙界一閒身。

為端倪法姪

龍印山頭養翼全，魔宮虎穴任流傳。無邊剎海張猊座，倒弄顛拈越正遍。

為可憨法侄

龍印山池一脈揚，憨公吸去換人腸。巾瓶久待全機喪，罵盡諸方孰可量。

弔象埜門人

六九年來萬象中，龍迴野鶴五雲封。忽聞轉釣爐煙冷，苦我勞勞白髮空。

為天猊法姪

龍印山頭無別路，教人絕學越迷悟。大千世界一微塵，只責兒孫赤腳步。

為三鳳送子，寄名圓星、圓常、圓明

儒童投寄碧山高，次第翔來寄祖祧。盡性修真無二道，蓮生鳳子滿於巢。

(施資眾善：楊春溥楊氏 男圓祖　僧無礙本　雲南武定府信士姚加爵　三木橋信女蘇門王氏 男珩珍、珂琬楊國隆楊氏　至嘉禾造錄入藏。　參學禪人慶登、慶永、仝理。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對清。　嘉禾信善倪爾繩等刊。康熙三十年八月中秋日，嗣法門人慶雲識。　板存楞嚴藏經坊流通。)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九

法孫海澄、海映、海定仝編

雜偈

坐禪偈

坐禪越世最希奇，誰放身心閒片時。萬象居然因念有，尋常莫教閻羅知。
坐禪切勿厭皮囊，滿耳如來滿眼光，曠大劫來為外護，家無小使不成行。
坐禪豈是死枯椿，大鞴紅爐煆幾場，佛祖位中收不住，魔宮虎穴任鋒鋩。
坐禪惟忌論有無，令色巧言何自辜。問著扶桑多少路，口銜匾檐眼生膜。
坐禪切忌習詩文，雜毒難除轉不親。生死若將學問了，達磨一派是狐精。
坐禪切莫取心空，若取心空更不空。除色取空亦是病，色空俱泯古家風。
坐禪守一絕多方，萬行無非小歇場，滾浪波中劈不散，鬼神難覷佛難量。
坐禪只貴起疑情，獨戰能衝百萬營。定國空王莫妄動，僧祇不歷自清平。
坐禪毫不隔途程，求佛求仙喪本真。擬議思量魔黨縛，無心又恐黑雲侵。
坐禪求靜厭塵喧，恰似狂獼入果園。若識本然無取捨，乾坤盡在一毛尖。
坐禪不立坐禪工，那管情忘心境空。凡聖兩途俱蕩盡，千江萬派自朝東。
坐禪直坐盡窮底，設若依稀隔萬里。拿住驪龍照海珠，丈夫豈被識神使。
坐禪本為了生死，故紙莫尋還扣己，萬仞峰頭獨步行，現前佛法腳跟底。
坐禪何定四威儀，倒海翻天莫放逸，動靜了然中不立，鑊湯爐炭任施為。
坐禪莫染五味禪，小果人天福報緣。瞠起一雙清白眼，可憐不薦待驢年。

贈湛虛老宿

楞伽讀罷喜高眠，不效古人撐破船。忽遇知音來接拍，齊吹玉管樂餘閒。

贈越中剞劂居士

一片模糊仗汝莊，毒流中夏換人腸，從今笑破諸方口，漏洩春光也著忙。

瞰海示漢章禪者

萬派歸源升上方，幾回聚散透陰陽。百千香海無邊闊，盡在當人一竅藏。

聖節拈香

常應皇宮現帝身，虛空為體物為鄰。人人共祝堯天壽，萬國來朝萬歲君。

臘八拈香

無端狼藉雪山頭，驚起梅開笑不休。若識明星射眼處，家園破散步騎牛。

為不二禪契

古路迢迢自坦夷，耕雲種玉好提撕，猛然蹋著無生路，不二門中看是誰。

為淨念禪人行腳

行腳虛草鞋錢，不如隨處隱山巔，想是個中無消息，白雲窩裡對蒼天。

辭本師

多年養翼仗叢林，自愧何堪直指心。折桂去挑潭底月，時燒柏子意深深。

登赤城飛雲樓示葦航禪者

巍峨飛閣碧雲擎，獨壯人文在赤城。寄語四來高上士，上頭一步好行行。

登飛雲樓示常松行者

挂月凌空紫氣分，巽峰垂秀襯青雲。閣中書劍增光彩，定見龍飛勢不群。

為湛白監司

白頭老衲貌熙然，歷閱滄桑幾歲年。不問春風明出入，冰霜烈志得心堅。

為見空監院

自憾疏慵越世情，大都投老欲身輕。孩心古貌如公少，擔荷叢林五百僧。

贈君貺羅春元

名士分燈格外才，能含萬有在公培。丹丘鳳翥文明日，蘭桂芬芳自降來。

圓宗寄名

既作沙彌半是賓，關頭已過便抽身，巾鉼更有人來侍，後作孔門柱一根。

乘六何文學送子寄名

關煞全消祟不侵，杖頭撥散幾愁雲。只將忠孝傳家業，常憶叢林如憶親。

送含章弟秋闈

滿懷珠玉映星光，此步青雲特異常。筆走龍蛇驚海嶽，高攀丹桂報秋香。

壽澤寰劉文學

樓臺風引碧桃香，萬物獻來自有長。價重乾坤那一粒，請公細嚼始承當。

秋日懷風竇兄

昔時同作飄蓬客，因接水雲各一方。想是婆心都未歇，羞慚已帶鬢頭霜。

秋日懷(智白、無盡)二禪兄

秋深無處不蕭條，每恨雲關客路遙。黃葉盡隨流水去，朝朝幾望四來橋。

初度示清湛侍者

天命之年似木兒，形藏破碎已多時。龜毛豈屬人增減，今古何嘗有合離。

挂板

「人天耳目，叢林號令。」震威一喝，云：「萬別千差，一搥打正。」

示眾新戒

戒行精勤助道基，絲毫傾動墮污池。情忘物化何持犯，做個敲枷打鎖兒。

為普庵燦微大師

林疏葉脫滿山窗，適餽兼金益我囊。無數秋光誰撿點，孤清月下始難忘。

為文孩何居士

悠然不昧根基久，德備溫恭全體彰。數載優培多夙願，靈山想是亦同光。

為堂兄楊茂高持經

手敲魚磬口呻吟，動靜閒忙本現成，若識滿腔流不盡，生天生地一函經。

為維純楊居士

旅泊寰中悟此身，重光世裔纍於塵，不因時共山僧話，誰見三生是一人？

示歸一禪人

佛祖門庭無別奇，清虛恬淡養獅兒。爪牙自有騰霄日，兩兩三三罵我時。

為憨石禪人

三臺有石五雲封，納盡山河勢不同。何似共吹無孔笛，顛拈兔角笑長空。

因事偶占

見頂見眉能幾知，律陀不是瞎波斯。誠然辯得煤中墨，堪與人天作導師。
若將紙墨當宗風，違背拈花一笑中。凡所作為俱是病，似磨五彩畫虛空。

示莊嚴僧

有成有壞假因緣，難畫難描實本錢，法法無中生巧妙，有無頓盡是先天。

斫神樹示瑞還王居士

若神若鬼，埜怪山精。三寶叢林，借你扶撐。般若靈苗從此發，大千何處不揮騰。

為退齋楊文學

讀書何用集秋螢，孔孟心傳格外明。筆底文章光射斗，幽蘭香噴溢家庭。

除夕挂真示光祐行者

去年除夕對機緣，今歲師歸別一天。炮竹聲聲猶在耳，空留雨露落人間。

示雪曉禪人

學道雖多性燥少，多貪玄妙生憂惱，前期昨日與今朝，是誰起滅誰昏曉？

示雪朗禪人

中年學道盡力提，事事相忘與佛齊。勿謂故鄉空寂寞，纖毫喪失鬼神知。

示王居士

幾經霜鬢為誰忙，甘把家珍拋異鄉。盡力掀翻陳夢影，須臾莫負古今王。

示射邑眾居士

取個法名種個因，若知祖意甚為僧。黃金自有黃金價，不厭時來打葛藤。

示涅槃堂僧

林枯鳥散別家風，玅體全彰有甚蹤？一切有為無著處，還鄉直路任流通。擺壞猶如離桎梏，癡人愛惜反為凶。

居山有感

深山處處有蹄輪，不信桃源可避秦。只為住山鹽米少，思量掉背入風塵。

登招寶山示隱岫禪者

半蹋海門半透霄，潮音日夜吼山腰，秖教個個耳根露，大士從來玅用高。

(參學禪人慶登、慶永、仝理。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對。　嗣法門人慶雲識。　倪爾繩等刊。　嘉禾楞嚴寺經坊藏坊。)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十

門人圓勳、圓慧、圓齡、圓福編

雜偈

頌臨濟四喝示月春禪人

一喝金剛王寶劍，空華陽燄一齊斷，山河世界碎微塵，明眼衲僧見不見？
一喝金毛獅子威，藏形無路喪魂飛，通身白汗難迴避，鐵樹花開第一枝。
一喝探竿是影艸，方圓尺寸自分曉，是金是玉須經火，賓主相逢價不饒。
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古今誰不共？一喝秋風遍界涼，一喝主賓全體用。

過潼關示眾居士

腳跟點破關頭西，迴脫靈華杲日機，展翅金鵬千萬里，癡人猶聽籠中雞。

和羅春元韻

竹簾高捲共雲眠，葉落花開孰記年。獨看晴嵐經不變，休將言說當三玄。

登棲樂山示通圓禪者

龍踞頂池仙硐峰，群星高拱照文宗。處身不落迷途裏，留與山家日面東。

登黃鶴樓示道法禪者

鶴樓嶄立大江頭，萬傾狂瀾送客舟。幾變滄桑名不異，氣吞霄漢孰同儔。

過西橋示天輪禪者

誰將石接上雲臺，越過龍門去復來。潑浪煙霞能把定，令人長不染泥灰。

下棋羅漢示隱修禪者

棋逢敵手興難收，格外玄機笑不休，動則滿盤俱是錯，世人看破也同流。

寄友

竇兄中毒已多時，長困茅蘆何自施？若展錦江翻大浪，鳳凰原接鳳凰兒。

入院

河山蹋遍幾經秋，清果幽玄一笑收。吞吐渾忘輝宇宙，拈來隨處任風流。
放下蒲團即便休，且將竿線挂雲樓。爪牙俱伏難藏志，豈負金鱗逐浪游。

登天童太白峰示自聞禪者

海南岸湧古靈峰，頂有池龍月在中。收盡水雲仍放去，流通八面若雷轟。

示李門信女

香飛兩度到囊中，山舍疏慵不記功。施受渾忘真供養，長空無口笑春風。

示得成沙彌

氣骨可堪漸用功，巾缾勤侍自兒童。他時偷得金鼇去，到處逢人罵祖翁。

示通友行者

看者兒童氣骨清，境緣順逆要虛心。黃梅一段真消息，行者親提耀古今。

登南京舍利寶塔示道性禪者

日月旋腰傍碧虛，煥然閃爍五雲依。層層蕩漾開人眼，舍利遙光壯福基。

為靈耀首座

既擔重任在林泉，釣盡江波始放閒。贓物驗來酬祖意，開言動靜合先天。

登金山第一泉示一幻侍者

孤峰卓立大江心，石湧香泉暢入神，十八高賢曾徹此，等閒酌滴也身輕。

為象埜禪人

鼻祖單拈向上機，人天小果弄華枝，一刀殺盡十方佛，纔是闍黎歇手時。

遊西湖示一默禪者

名湖一望勢溶溶，翠柳橫橋鎖梵宮，艷曲歌謳爭喚賞，幾人失卻眼中瞳。

為徹參維那

金剛寶劍從君弄，殺活分明覿面提，若不吹開遮眼翳，臨機猶恐隔雲泥。

為鼎足知客

幾年個事挂心懷，一遇知音眼放開，贈汝竹冠遮宇宙，逢場作戲報吾儕。

為若石書記

龜毛任與千觔擔，從上親拈換骨方。盡力掀翻西水浪，放盈四海五湖忙。

為自惺禪人

春時寄與那枝果，刻刻提撕緊護鎖。不屬陰陽劫外香，三災大壞要他躲。

為映梅禪人

法門糟粕莫偷閒，嘗憶古人撐破船。養得通身俱是力，佛魔齊驗透三玄。

為我心禪人

參禪秖貴喪家貧，又要時時見好人，拚命直衝情境斷，嶺南衣缽許誰爭？

為月春侍者

獅子窟中獅子兒，莫隨異學外支離。法門望爾如星月，因甚莊憨閒過時。

示果定禪者

頭角玲瓏休外流，世緣截斷且尋牛。雖然只在根塵裏，十二時中好放收。

為雪嶺監院

老來世事念都灰，一任闍黎去剪裁。不是偷安閒過日，光陰有限放誰來。

為雪映侍者

入水入泥弄眼睛，手提肝膽向人傾，話頭活潑如絃直，貴要時時達本真。

示發登袁居士

法幢久豎射江邊，艸料頻添已數年，舉動令人開夢眼，火中鼻孔自撩天。

示發輪袁居士

獨有吾宗最上乘，靈苗不昧始超群。千般巧設人天果，入火方知是假銀。

示孔昭陳居士

瞎驢蹋破水中天，翻轉面皮惺舊顏，瞠起一雙青白眼，張公喫酒李公顛。

示發洪張善信

在家學道莫遲疑，念念如同救火時，木盡煙消猶不放，方纔是個克家兒。

為法門老宿

久住山窩未種緣，今朝來掃葛藤篇，棒風喝月家常事，看破家常不值錢。

值大劫有感

飛馬槍旗不忍看，同根半落鬼門關。愁魂秖解懷家土，獨有烏藤邁遠山。
亂鋒刃上翻筋斗，烈火光中跳幾回。不是山僧身眼疾，寇王亦效罽賓才。
山河大壞幾能存，默識空門別有尊。曠劫恩波何以報，單單扶起破沙盆。
大劫臨頭各有因，同群喫肉殺同親。乾坤合目君臣隱，鐵石人聞也斷魂。

戎裝個個似天神，我亦氈毿不認真，可惜千期猶未滿，沙場添得一堆塵。

為明我禪人

天姿挺秀快超群，自古燈傳絕世情。不做一回腦後看，難將祖脈繼兒孫。

為問我禪人

每把肝腸倒腹傾，闍黎何故自沉吟？龜毛截斷人天路，直蹋毗盧頂上行。

法派

通圓行果，覺海弘昌。悟宗真了，祖印聯芳。智慧普照，正脈常光。

山居

移松幾樹就春栽，瀑布慇勤日夜回；埜鶴高吟群鳥靜，山童微笑百花開。頻推竹戶隨雲去，深築瑤池待月來；秖恐時人作境會，許多幽韻若安排。
白髮鬖鬖兩鬢生，年來懶向別峰行。倦眠竹榻忘賓主，兀坐茅齋少送迎。鶴唳長空驚幻夢，心灰世外識虛名。葛藤一任兒孫事，不向街頭弄俗情。
茅舍無門竹數竿，兩輪來往作燈看。青山疊疊青山鎖，綠水滔滔綠水關。啼鳥日從花樹繞，狂猿時向果藤攀。眼前儘有通玄要，愛網籠中幾復還。
參遍天涯樂隱山，回頭覷破是非關，任他滄海飛雲變，無事於心月映潭。
麒麟高拱漢時龍，普澤人間盡孝忠。此處煙塵飛不到，腰旋日月過西東。
自覺疏虞遠市廛，行藏粗笨絕言詮。無聲無臭超群象，動靜何常不現前。
山居何幸兩相忘，不住虛玄古道場。取舍纔興魔黨縛，長年混入五行忙。

大千沙界個茅廬，極目寥寥四壁虛。萬別千差元一氣，只因情妄有多途。
清淨本然無點滴，忽生一念有山河。山河即是當人眼，運化猶如月映波。
為愛青山執個我，偏逢狹路來同夥。歌亭舞罷各還源，無住無還是甚麼。
誰識無形著幻衫，陰陽難定那三三。坐忘歲月知多少，始信須彌一芥含。
參遍天涯三十春，歸來中毒向誰傾？葛藤幸有諸方打，獨坐高峰對月明。
天堂地獄忘欣厭，虎穴魔宮似住山。淨穢不分塵自遠，龜毛拂挂火風庵。
群機驗罷隱溪山，蹤跡那容凡聖參？可憾彩雲垂不散，尋香逐臭問三三。

巫山十二峰，名曰望霞、翠屏、朝霞、松巒、集仙、聚鶴、淨壇、起雲、上昇、飛鳳、登龍、聖泉。總聯二偈。

屹立望霞壯蜀川，翠屏杳杳勢虛玄。朝霞光耀松巒頂，暮集仙乘聚鶴天。日照淨壇狐跡隱，風吹巫峽起雲巔。上昇飛鳳人難見，亙古登龍對聖泉。

絕句題十二峰

各踞吞霄意氣雄，分明不放水流東。煙霞歷盡磨今古，喚作人間十二峰。

秋夜鴈度

孤燈黯黯鴈聲過，合眼難眠盡夜歌。動怯金風催白髮，閒同秋月映青波。啟簾滴露談心少，聽樹鳴蟬愁思多。暮景桑榆堪自羨，誰憐四序易蹉跎。

返照

年來八八忘功用，虎穴魔宮隨類安。淨穢兩途俱蕩盡，天池一滴不同潺。

四季

春風吹醒樹棲鴉，舉目山河盡放花。莫道野人無好供，誰能先我喫新茶。
火雲影裏自清涼，利鎖情關在下方。山果每同猿鳥摘，誰分物類有餘糧。
秋飄葉落雁飛忙，漸漸寒風撲面涼。遠望亂峰筋骨露，石人於此也郎當。
層層飛玉鎖山房，一個乾坤幾樣莊。此際常年無熱惱，地爐松火夜生光。

船居

一葉輕輕綠水飄，煙霞影裏伴君搖。幾經大浪挨身入，獨釣金鱗信手招。鴻雁徹驚飛夾岸，青山疾過截江橈。舟人好看前灘石，且把牢繩繫柳橋。
四面推窗看遠山，隨流不動樂餘閒。放行自有風帆力，把住何須櫓柁板。泊岸幾親沙上雁，落蓬每共柳堤鵰。水天一色渾無意，廓爾孤明孰用關。

行夜船

昨夜海潮逆送舟，天明依舊向東流。龍王別我三千里，且繫蘆灣古渡頭。

芸窗獨坐

自覺形枯事幾朝，也曾山水樂漁樵，法堂有艸風雲聚，拄杖無塵鬼魅遙。百鳥啣花誰不喜？一腔餿飯幾能消？非關祖道門難入，因守清貧賣死貓。

為伯兄寂和尚方丈落成

方丈初投意氣親，明窗淨几暢余情。千枝青桂垂書黛，萬葉黃楊鎖殿陰。訪舊盡成鮐背客，迎新都是少年人。吾兄何幸多矍鑠，快我揚揚遶去旌。

春遊

煦日晴空語燕忙，偕行三五度梅墻，綠妍芳艸含新吐，紅麗蒼枝已奮揚。有意黃鸝聲碎囀，無心玉筍露莖槍，古今多少翫華客，獨許靈雲濫醉傷。

自慰

五十春秋彈指過，目前惟見舊山河。今時把杖通津少，往古葛藤礙路多。滿地黃花隨蝶舞，一天紅日任雲梭。無生曲子誰堪和，獨放長竿釣盡波。

哭本師

深遭鈍置始難忘，益我勞勞幾度傷，雙桂鑪錘猶未冷，一竿鉤線又移方。風飄花落驚愁面，淚滴谿流遶斷腸，霧重埋光魔族喜，抬眸日已上扶桑。

哭壽山法兄

初攀雙桂是難兄，豈料星移法社空？佛祖鉗錘今寂寞，人天號令幾撐洪。黃華帶雨含新淚，綠艸披霜掩舊叢；幸有玄公能善繼，流芳千古振家風。

為自如靜主除靈封塔

「來時無背面，去亦無形蹤，者樣古家風，如何下手除？達磨對不識，迦葉雙拳護。」以杖打〇相，云：「清風明月暫為鄰，鳥語花香全體露。」震威一喝，云：「封。」

為見空監院封塔

「金剛體骨本如如，萬億須彌是舊廬。日月為門開又閣，定中那管幾榮枯。所以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為壽山法兄起龕

喝一喝，云：「卜得一穴吉祥地，新脩窣堵金霞聚，紫微高照正當時，四面垜狐俱遠避，龍虎相交不算奇，獨喜彩雲垂空繫，適纔分

付主山神，密護法兄安穩侍。」入塔。「沒蹤蹤處莫藏身，松風為友月為鄰，是聖是凡覷不見，明明日午打三更，古殿雖殘雲不老，撐天拄地意含春。」

為玄樞法姪起龕

師云：「一向和泥合水，忽爾收竿罷釣，此方世緣已畢，正好轉身移步。」以杖擊龕，云：「盡行帶出，各還本處。」
舉火，云：「來時無鼻口，去亦無榮枯，麤中顯細，細中顯麤，無中現有，有復還無，有無不立，無染無汙。」擲下火炬云：「火光爍破太虛空，在聖在凡無拘屬。」
轉龕，師一喝，以杖擊龕，云：「當陽請出那伽定，帶露披風提正印，睹史陀天任自由，隨流把住無星秤，展翼飛鵬勢力充，是佛是魔俱蕩盡。」

入塔

「金霞垂蓋兮，流泉作琴；古柏參天兮，棲鶴常吟。四山迥秀兮，各吐風雲；不出不入兮，日月為門。得大自在兮，處世超群；安然不動兮，拄杖一莖。且道作麼生是大定家風？」以杖撥靈骨，云：「正體從來覷不見，無縫塔鎖萬年春。封。」

為雪嶺行者入塔

「忽爾雲埋雪裏月，誰知塵淨體無蹤。不是雲埋不是月，明明獨耀空還空。」

為亡兄茂高起棺

「溪山何處不容身，偶爾吾兄帶月行，今既特來還共聚，蓮花先綻一枝春。渡水穿雲腳不染，履險蹈危任縱橫，此去隨方真快樂，本無出入本無痕。」

為陸夫人起棺

師舉杖一喝云：「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丹鳳翀霄沒形蹤，曠大劫來原無住。」以杖畫〇相云：「清風明月暫為鄰，戶戶門通長安路。」復舉棺云：「雨催樵子還家，風送漁舟到岸。」

為陸夫人舉火

師舉火炬云：「水火焰中浴無垢，雲霞影裏透雲霞。緊收紅爐一點雪，大千沙界作生涯。分明不是無情物，春來處處看梅花。且道有何憑據？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為靜一起龕

「背後空山有吉地，通身泥水盡擔去。火光影裏各還源，一切凶星急走避。」

為金色侍者舉龕

「來時無鼻口，去時無面目。打個翻筋斗，亦似翀霄鶴。者回道力全，蹋斷紅線索。」

示涅槃堂病僧二偈

四大將消未到時，許多雲霧待為衣。乾坤難定無家客，原是虛玄空性兒。
八苦交煎莫放逸，心王出入不停時。吾身暫借為床坐，一段清涼自護持。

為燦微禪人安慰

南北東西去復還，燦公何似得普安？任他色界競熙攘，此際難舒掌與拳。

豫留辭偈為伯兄寂光和尚

天倫一氣將還源，弟應兄呼格外玄。不屬陰陽誰蓋載，頭陀非默亦非言。

為胞弟完白和尚

不識何緣共二親，同居仍復又同根。盡虛空界當人體，萬億乾坤一點塵。

為含章堂弟

同緣將別幻形儀，怎奈陰陽有合離。世出世間無住礙，恒沙國土應群機。

自題豫辭三偈

說甚前三與後三，脫衣誰不骨毛寒？單提拄杖為知己，萬億須彌一笑翻。

翻身兔角化無蹤，獨耀虛玄空外空。歷劫能為萬象主，金烏依舊海門東。

東西南北孰為鄰，充滿太虛不見形。這樣家常誰不具，明明猶示染污人。

(嗣法門人法衍、法玉對。康熙三十年中秋月，嗣法門人慶雲識。)

不會禪師語錄卷第十(終)(嘉興府楞嚴寺藏經坊存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